明彩繪本《甘肅地方圖》考*

盧雪燕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提　要

《甘肅地方圖》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三種以明代「甘肅鎮」防區為主述內容的邊防圖之一，紙本彩繪，一大幅，縱179公分，橫239公分，繪圖人不詳。全圖設色鮮豔、濃筆重彩，具有典型明代官製本與圖特徵，是件極珍貴的文物。成圖年代為成化十六年到弘治元年（1480-1488）。根據著錄，該圖原藏於清內閣大庫，加以有鮮明的明宮廷風格，推估此圖極可能是邊官按例繪送兵部的邊防圖，功能在說明甘肅鎮以衛、所等城堡為主體之防禦體系，對各地駐紮兵力著墨甚深，對於釐清現存明代邊防典籍的相關記載頗有助益。

關鍵詞：甘肅鎮、陝西行都司、邊防圖

---

*　本圖圖背題簽名：「甘肅地方圖本」（平圖 021551），舊目依之為圖名，著名古地圖學者李孝聰教授認為，因「甘肅地方圖」不符明代輿圖慣用之名，圖名應改為「陝西行都司輿圖」。

一、前　言

《甘肅地方圖》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三種[1]以明代「甘肅鎮」防區爲主述內容的邊防圖之一，紙本彩繪，一大幅，縱 179 公分，橫 239 公分，右緣破損，略殘，繪圖人不詳。圖上、下、左三處圖緣各標南、北、東字樣，表示圖的方位。[2]繪圖範圍東起黃河以西，西至甘州衛城以東（按：因圖右緣破損，推估原範圍應不止於此），北至鎮番衛城北魚海子一帶，南抵黃河，大致描述明代甘肅鎮轄區內的人文及自然地理。人文部份包括城堡（含衛城、堡、寨）、驛遞（包含驛站、急遞鋪與遞運所）、軍營（含營、馬營、哨馬營）、故城、關隘（含山口、關）、墩臺、部族、帳蓬（藏包）；自然地理則主述河流、湖泊、鹽池、山脈等。本文以此圖爲主要研究對象，先推考圖的源流，接著介述全圖內容，並就內容推估成圖年代，最後論述圖的價值。

二、《甘肅地方圖》之源流

故宮收藏的明、清古地圖，主要源於國立北平圖書館舊藏，[3]而平圖的前身——京師圖書館，又以清內閣大庫原藏爲基礎所籌設，[4]因此，談及故宮典藏的包括《甘肅地方圖》在內的一百多種明、清輿圖，必須先弄清內閣大庫原藏。

內閣大庫是清內閣部院東、西兩座庫房的總名，西庫即紅本庫，東庫爲實錄及書籍表章庫，[5]宣統元年（1909）及以後撥歸京師圖書館典藏的善本、地圖，[6]多來

---

1 另兩種分別是《甘肅鎮戰守圖略》（平圖 020920，參見盧雪燕，〈一帶山河萬里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彩繪本《甘肅鎮戰守圖略》〉，頁 71-104。）以及《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平圖 021301，參見盧雪燕，〈彩繪本《行都司所屬五路總圖》成圖年代及價值考述〉，頁 83-103。）

2 按理右圖緣亦應標註「西」字，殆因破損，故不見此字。

3 參見盧雪燕，〈地理之學，非圖不明——故宮所藏古地圖探微〉，頁 109-124。

4 除內閣大庫外，還包括國子監舊藏，但地圖部份主要來自內閣大庫。

5 羅振玉《玉簡齋叢書》著錄之〈內閣大庫檔冊〉，應是「書籍表章庫」的儲存目錄，分禮、樂、射、御、書、數六間，位置在東庫樓下東偏的六間庫房。以上見徐中舒，〈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頁 1。

6 清宣統元年，內閣大庫因庫垣損壞的緣故，將部份收藏移到文華殿，其他放不下的，就任其曝積在大庫內，當時張之洞（1837-1909）以「舊檔無用」，奏請焚燬。同年，羅振玉以學部參事身份，前往接收書籍，看見庫垣內堆積如山的案卷，覺得可惜，於是請張之洞罷焚燬之議，是以所有檔卷均歸學部，暫時存放在國子監南學（案卷之類）及學部大堂後樓（試卷之類）。民國二年，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成立，五年，這些案卷被移到端門門洞中，民國五年，歷史博物館移存了小部份較整齊的案卷到午門博物圖書館，其餘裝入麻袋賣給北京同懋增紙店，幾經周折，這批案卷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買下，而為歷史博物館所留下的一批也借給北京大學整理上架，貯存於「研究所國學門」。而幾次整理發現的宋元舊槧等圖籍，亦分次移存當時

自於東庫，更精確的說，是來自於書籍表章庫。筆者以《內閣大庫書籍舊目》、《內閣大庫書籍舊目補》，[7] 以及羅振玉（1866-1940）《玉簡齋叢書》之〈內閣大庫檔冊〉三種，再加上民初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收藏目錄，比對《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存箱目錄》（即故宮收藏古地圖目錄），揀選出與「甘肅地方」相關的地圖如表一。

表一　《內閣大庫書檔舊目》等載記甘肅地區地圖表

《內閣大庫書檔舊目》目十[8]	**《內閣大庫書檔舊目》目十二**[9]	**《內閣大庫書檔舊目補敘錄》補目二**[10]	**《內閣大庫檔冊》御字庫 露字櫃**[11]	**《清內閣舊藏書目》**[12]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13]	**《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存箱目錄》**[14]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 一冊	**行都司地圖** 一冊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 一冊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 一冊	**甘肅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 一冊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 明彩繪。紙本，青紙皮。舊目未編號。甘肅在明代及清初康熙五年前，為陝西行都司指揮使司所管轄，此圖即繪甘肅邊城營堡，並記各城堡所駐官職公署。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 明代紙本彩繪 39.5×30公分
甘肅地理圖 一張	**甘肅地圖** 一張		**甘肅地圖** 一張	**甘肅總圖** 清漢文一幅	**甘肅地圖** 一幀　彩繪，滿漢文，紙本，漢文地名以紅簽貼記。	**甘肅地圖二幅** 清代滿漢文紙本彩繪，251.5×165.5+167.5公

的京師圖書館（或北京圖書館，國立北京圖書館，北平圖書館）以上參見徐中舒，〈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又〈本館善本書目新舊二目異同表〉一文亦提到：「其時午門歷史博物館整理內閣大庫遺藏，送來宋元以下舊槧舊抄，可補館藏之缺者，為數甚多。」足見，內閣大庫庫藏曾多次多批地移存京師圖書館。

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內閣大庫書檔舊目・內閣大庫書檔舊目補》，收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第七冊。

8　此目為清查大庫所編的目錄，此目編寫年代當在乾隆十年夏季以後，十二月以前所編。

9　目十二僅為大庫書檔之一本而已，應為乾隆季年之物（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以前）。

10　此目名〈書籍簿冊〉，應為北京大學明清史料整理會編目時所擬，因原冊首尾殘缺，內容與《書檔舊目十》相同，時間也是乾隆十年。

11　載自《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十九）——《玉簡齋叢書續》（方甦謂為書籍表章庫的儲存目錄，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一文提到文獻館發現有同樣的，應是同光之物。）

12　佚名編，民國七年京師圖書館抄。

13　此目錄係北平圖書館輿圖部主任王庸民國二十一年編。

14　此目錄係民國七十四年中央圖書館移交故宮目錄。

寧夏甘陝圖 四頁	**寧夏甘陝圖** 四頁					
	甘肅戰守圖略 一張	**甘肅戰守圖略** 一張		**甘肅戰守圖略** 一冊	**甘肅戰守圖略** 一冊　明彩繪，圖說紙本，青綾皮。	**甘肅戰守圖略** 一冊　明嘉靖間紙本彩繪，52×90公分，凡34幅。
	甘肅河圖 一張			**甘肅河圖** 一張[15]		
	甘陝圖 四頁					
				陝甘圖 內殘損一幅 二幅	**陝甘全省道里總圖** 一大幀　彩繪，紙本，蛀破。	**甘肅全省道里總圖** 二幅 清代滿漢文紙本彩繪 135＋136.5×498公分
				甘肅臨洮府圖 一幅	**甘肅省臨洮府道里圖** 一幀　青綠畫，綾本，縫裝。	**甘肅省臨洮府道里圖** 一幅　清初綾本彩繪190×233公分
				甘肅慶陽府圖 一幅	**甘肅慶陽府道里圖** 一幀　青綠畫，綾本，縫裝。	**甘肅慶陽府道里圖** 一幅　清初綾本彩繪190×233公分
					甘肅地方圖 一幀　明彩繪，紙本，綠綾邊。舊目稱「五彩甘肅道里總圖」，茲因圖背紙簽題改之。	**甘肅地方圖** 一幅　明代紙本彩繪239.5×286公分[16]
						甘肅秦州圖 一幅　清代滿漢文絹本彩繪84×128公分

15 此圖僅出現兩次，民國二十五年王庸重新編目時，已不見此圖，筆者查閱《輿圖要錄》(即中國國家圖書館之藏圖目錄)，亦不見載此圖，其是否是故宮藏《甘肅地方圖》的另一名稱，實無法查證。

16 239.5×286 公分指的是《甘肅地方圖》之外觀尺寸，非畫心尺寸。

從上表可知，在故宮收藏之與「甘肅」相關的八種（八幅二冊）輿圖之中，[17] 除《甘肅秦州圖》是北平圖書館購藏以外，其餘均移藏自清內閣大庫，而《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以下簡稱《行都司圖》）、《甘肅地圖》、[18]《甘肅鎮戰守圖略》、《甘肅臨洮府道里圖》、《甘肅慶陽府道里圖》等五種，不但在民國七年以前就已經入藏京師圖書館，甚至還能比對出相對應的名稱，至於《甘肅地方圖》及《甘肅全省道里總圖》（兩種三幅），筆者以爲應該就是《清內閣舊藏書目》[19] 裡的《陝甘圖》！

《清內閣舊藏書目》明白揭示：「陝甘圖，兩幅，內殘損一幅。」王庸（1900-1956）就民國七年舊目重編圖目時，稱《陝甘全省道里總圖》一大幀，彩繪，紙本，蛀破。故宮藏《甘肅全省道里總圖》（圖 1a、1b），雖說也有兩幅，但詳檢後幾乎能確定，二圖可併爲一圖，換句話說，兩張圖是由一全幅裁切後重新裱裝的，再加上圖面上的「蛀破」痕跡，因之推測《甘肅全省道里總圖》應該就是王庸說的《陝甘全省道里總圖》，也是《清內閣舊藏書目》載示《陝甘圖》中的那一幅未有殘損的，[20] 至於另一幅殘損之圖，極可能就是王庸《舊目》[21] 裡的《五彩甘肅道里總圖》，也就是爲符合圖卷外側貼簽（圖 2、3）而改名的《甘肅地方圖》。

實際上不管是王庸，或是民國七年四月編定的輿圖舊目，都一致認爲《甘肅地方圖》繪於明代，然而令筆者感到困惑的是，此圖究竟從何而來？是前朝孑遺，還是清廷爲修《大清一統志》或《大清會典》時向各地徵集？如果說《甘肅地方圖》就是《陝甘圖》中的那幅殘損之圖，那麼，至少在咸豐九年（1859）以前，圖便已

17 此處所稱之與「甘肅」相關者，係以地圖繪製範圍專指甘肅地區而言，設若只有一部份內容為甘肅地區，如〈九邊圖〉，則不列入。

18 《清內閣舊藏書目》、《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分載之名雖與故宮藏〈甘肅地圖〉二幅略有不同，但皆稱「滿漢文」（或清漢文），加以稱「漢文地名以紅簽貼記」等皆符〈甘肅地圖〉實況，惟一不同的是一幀或一幅易改成二幅，筆者仔細觀察該二幅形制後以為，當重新裱裝，將一幀改成二幅之故。

19 《清內閣舊藏書目》書前收民國七年京師圖書館目錄課序：「今館中所藏內閣之書，均前清季年由學部發來，除殘缺外，有水溼者，有燻焦者，有霉爛者，大約失火時之受損耳。至清內閣書目，館中人均未嘗見也，茲由趙次原先生由部中携來，悉照原訂六冊，計分四種（庫存書目參冊）（庫存殘目壹冊）（殘複書目壹冊）（碑圖總目壹冊），繕錄一通，度藏書庫。」足見該目係據清代目錄繕錄重裝，據張升，《明清宮廷藏書研究》，頁 201-203，此目應繕自清《內閣庫存詔諭碑版輿圖目》一卷、《內閣庫存書目》一卷、《殘書目》一卷、《殘複書目》一卷。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內閣庫存書目》一卷、《內閣庫存殘本書目》一卷、《內閣庫圖籍》一卷，均題劉啟瑞輯，稿本，一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內閣庫存目錄》一函六冊，抄本。與上述之書亦應為同源。」（參見張升，《明清宮廷藏書研究》，頁 202。）

20 筆者實際檢視《甘肅全省道里總圖》，發現該圖係由一圖裁切為二圖後重新裱裝，且有蛀洞舊痕。而《甘肅地方圖》的確有殘損，亦經重裝而成今貌。

21 這裡的《舊目》指的是王庸重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時所說的民國七年之輿圖目錄，非民國七年京師圖書館抄本《清內閣舊藏書目》。

入了內閣大庫！[22]

眾所周知的，清宮承繼來自包括明文淵閣、內閣等明宮舊藏，[23] 這些舊藏之中是否也包括輿圖呢？答案是肯定的，記錄萬曆三十三年（1605）明宮藏書的《內閣藏書目錄》，卷四〈圖經部〉即載有邊防圖兩種，一是《宣大山西修邊圖一冊》，二是《大同分營地方圖一卷》[24]，由此可知，內閣確實有輿圖收藏，而這些輿圖，特別是邊鎮之圖，又多爲邊臣繪送，例如前面提到的《宣大山西修邊圖一冊》，即嘉靖間宣大總督翁萬達（1498-1552）所進，[25] 再加上明代的「凡天下地理，險易遠近，邊腹疆界，俱有圖本，三歲一報。」制度，[26] 因此，筆者以爲，《甘肅地方圖》，其來自邊官，最終入藏內閣大庫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屬於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系統的幾種藏圖目錄，也載示若干甘肅鎮圖。例如，康熙《天下輿圖總摺》：「康熙肆拾捌年拾壹月初肆日　本房傳旨交來陝西甘肅鎮圖壹張、陝西全省邊腹圖壹張」[27]；乾隆二十六年（1761）敕編《蘿圖薈萃》：「甘肅鎮圖一張」；[28] 嘉慶《國朝宮史續編》卷 90-100：「陝西甘肅寧夏西寧等處安設駐防圖一幅　絹本縱五尺二寸五分橫五尺、甘肅鎮圖一幅　紙本縱四尺八寸橫九尺一寸」[29]；《輿地圖一百三十二卷目錄清單》：「輿地七十一　甘肅省全圖　舊有甘肅新圖繪註亦均詳密，惟有圖無說，水名亦多，舛誤礙難據辦，今據新圖水道形勢，證以內

22 《清內閣舊藏書目》與《內閣庫存詔諭碑版輿圖目》同源，而《內閣庫存詔諭碑版輿圖目》之「詔諭類」收藏最晚者為咸豐九年檔，故推測此目不晚於咸豐九年。因此說至少在咸豐九年以前，《甘肅地方地圖》就已經入了內閣大庫。

23 明文淵閣、內閣，是否同屬一處，各家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文淵閣即內閣，也有人認為兩單位不但處所不同，性質亦互異，此處依張升，《明清宮廷藏書研究》頁 69、72 說法，明初「洪武間南京宮中即建有文淵閣。文淵閣雖可稱內閣，但此內閣與閣臣辦事之所的內閣不同。」但正統七年（1442）以後，文淵閣與內閣真正合二為一，所謂文淵閣指的便是內閣，內閣指的也是文淵閣。

24 張萱，《內閣藏書目錄》，卷 4，〈圖經部〉，頁 123，虞山錢遵王述古堂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5 翁萬達（1498-1552），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總督宣大。此圖王庸在〈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頁 38 亦提及，原文如下：「翁萬達宣大山西諸邊圖一卷　見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亦見內閣藏書目。稱『宣大山西修邊圖』。翁萬達於明史有傳。曾巡撫廣西，又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在宣大山西修築邊牆墩堡甚多。欲考翁氏修築邊城史蹟；如得此圖，當最可貴矣。」

26 《明史》，卷 72，〈職官志一・兵部〉。

27 此目係清康熙年間清內務府造辦處與圖房的藏圖目錄，是為清宮最早的輿圖目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劉若芳女士提供抄件。

28 此目係清乾隆二十六年敕編，內務府造辦處與圖房圖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載於汪前進編選，《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第五冊》，頁 1876。）

29 此目係清嘉慶間編寫，收錄內務府造辦處與圖房目錄。

府圖、一統志、通志各書誤者正之，略者詳之，以衷於是。」[30]（圖 4）；《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甘肅鎮圖一幅　彩繪紙本　縱 4.8 尺　橫 9.1 尺」[31]；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輿圖目錄》：「甘肅地圖一幅　甘肅鎮圖一卷」。[32]

以上諸圖，按說應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甘肅地圖》及《甘肅鎮圖》有所關連，至於是否與故宮藏《甘肅地方圖》有關，則有待進一步查證！[33]

三、《甘肅地方圖》內容介述

《甘肅地方圖》（圖 5）屬於傳統手繪青綠山水地圖，山巒採寫實手法，遠山淺藍，近山以青綠爲底，不記山名；形勢特別險峻的，山頂塗白色，其次塗藍色，[34]山麓以青色漸層繪出植被，間雜墨色皴點表示林木，徐徐下降，峰峰相連，形成橫跨圖面，與黃河（蘭州至黃河源段）幾乎平行的四道（左、下的分散獨立山體除外）山脈主線。黃河塗黃色（偏赭），在圖的南界自西往東流去，在蘭州城西北方向附近形成一大轉折向北流去。除黃河以外，河流（包括主流與支流）採雙線，粗細不等青色線條表示，不記河名，不加波紋。值得注意的是，無論貫穿南北，或橫跨東西，凡支流皆繪與山脈相連，表達某河源出某山之意。湖泊以橢圓形閉合曲線表示，同樣以青色爲底，用墨筆勾勒出鱗狀波紋，並標註「大海子」、「小海子」、「海子」等湖名於湖的中心點。此外，綴以白色卵石的橢圓閉合曲線是鹽池（青鹽池繪成青色），圖面大片淡黃代表土地，間雜其間的大量赭色山形小丘可能表示崎嶇不平的大地。

城、堡、驛遞（含驛站、遞運所、急遞鋪）、馬營、哨馬營、關隘、山口、寨等，[35]用雙線或單線方框表現，雙線方框的面積較大，級別較高，內框塗紅色，外

30 此件卷頭載：「謹將纂繪輿地圖一百三十二卷目錄清單恭呈御覽」，旁邊草體記「廿五年七月五日奉旨知道了。」李孝聰教授考證此件係光緒二十五年（1899）寫本。

31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頁 11。

3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內務府輿圖目錄》（此目係六十年代一檔館之藏圖目錄），汪前進先生提供抄件。

33 有清一代，一張圖，往往不只一件，或多或少，都有複本存在，例如院藏《黃河圖》（平圖 020870，清康熙間絹本彩繪，一卷），據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有相同形式圖卷；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臺灣輿圖一卷》（見《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圖版 24-25）筆者亦曾見過幾乎完全相同的，題名為〈御製臺灣府地輿全圖〉。因此，一檔館所藏甘肅鎮圖，其尺寸雖與本院《甘肅地方圖》有異，但是否是《甘肅地方圖》的複本，也不無可能。

34 由上而下依序是白色、藍色、綠色。

35 城、堡包含衛城、所城及軍隊營城（哨馬營）等。

框塗藍色，城垣加白色雉堞並繪出藍色城門，如陝西鎮蘭州衛城，寧夏鎮中衛城，甘肅鎮的莊浪衛城、古浪守禦千戶所、涼州衛城、鎮番衛城、西寧衛城、永昌衛城、山丹衛城、甘州衛城，以及永昌昌寧□（按：殘損缺字）等。單線方框城址同樣也塗上紅色，大部份城垣繪出雉堞，小部份無。無論雙框、單框，雉堞有無，方框內一律填記文字，敘述該城址名稱及建置情形，文字繁簡多寡依級別高低而定，級別高，則較繁，級別低，則較簡。[36] 例如屬於衛級的莊浪衛城方框內註：「一、本衛實有操練、屯守等項，并調到備御官軍捌千陸百貳拾壹員名；操練官軍人等捌千柒拾參員名；常操實有奇、正兵官軍肆千柒百柒拾捌員名，馬參千伍拾肆匹；本處官軍貳千壹百貳拾壹員名，馬壹千伍百柒拾參匹；調到陝西屬衛備御見班官軍貳千陸百伍拾柒員名，馬壹千肆百捌拾壹匹；備冬本處并調到陝西都司屬衛備冬放官回衛官軍人等參千貳百玖拾伍員名；守城，并守瞭墩口屯田等項官軍人等伍百肆拾捌員名。一、本衛南至蘭州貳百伍拾里西至莊浪貳百伍拾里。」（一百九十二字）其次一級的古浪關、古浪守禦千戶所則註：「一、本所原有見在操練屯守等項官軍陸百伍拾柒員名；操練官軍人等伍百陸拾員名；常操奇、正兵，官軍參百壹拾員名馬貳百捌匹；備冬跦放生理步（隊）[37] 旗軍人等貳百伍拾名；守城并守瞭屯田等項官軍玖拾柒員名；一、本所南至莊浪衛貳百參拾里西至涼州壹百陸拾里。」（一百零六字）至於一般驛遞、古城、哨馬營等則註記稍簡，甚至只標記城址名稱，如「永昌水泉兒驛」、「永昌衛右城兒」、「黑水墩城」。

遍布圖面，外形底闊頂窄，頂端繪有紅色旗杆的白色望樓，是明代專門用來傳遞軍情的墩臺。墩臺，又稱烽燧、煙墩，明代邊牆規模建立以後，依其設置位置的不同，可大略分爲緊靠長城兩側的「沿邊墩臺」，向長城以外延伸的「腹外接火墩」，向內地州府城伸展聯繫的「腹裡接火墩」，以及沿交通線排列的「加道墩臺」。[38] 由於本邊牆僅見西寧衛東邊，以及永昌寧遠堡南，各一小段，因此當不涉及墩臺的類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墩臺數量極爲龐大，提供的訊息除一般邊防圖的墩名之外，還註記離城里數及駐守旗軍人數若干，頗具參考價值。

同樣滿布圖面，縱橫交錯，極其醒目的紅色單線，表現的是甘肅鎮錯綜複雜的道路（驛路）系統。關於明代甘肅鎮驛路，據楊正泰《明代驛站考》，[39] 嘉靖、隆慶

36 非陝西行都司所轄衛城，如「蘭州」、「中衛」等僅註城址名稱，不註建置情形。

37 「備冬跦放生理步隊」之意猜想極可能誤寫，不知何意。

38 以上參見馬建華、張力華，《長城》，頁 122。

39 楊正泰撰，《明代驛站考》一書，係根據明代文獻萬曆《明會典》、《寰宇通衢》、《寰宇通志》

年間主幹線大抵沿著長城內側，從蘭州一路向西北，連接莊浪衛、古浪所、涼州衛、永昌衛、山丹衛、甘州鎮城、高臺所，最後抵達肅州衛。細察本圖，所繪道路多沿水流而行，或南北，或東西，相互交錯，除了蘭州往西北到到甘州鎮城一路外，[40] 實際上各城堡、要塞，甚至鎮番衛東北荒涼的魚海子，或是地處窵遠的亦集乃地區，亦有驛路通達，而衛級、所級城堡的交通更是四通八達，有多條驛路與周圍城堡相通，形成一以該城爲中心的環狀道路系統。

位於西寧衛城東面（圖 6），以及永昌寧遠堡南的黃色立面直條（圖 7），上繪有白色雉堞的，是本圖少見的兩小段邊牆，與多數明繪邊防圖有所不同，[41] 其方位走向與亦不符史書記載之西寧大通境內長城（圖 8、9），何以如此，有待進一步考查。

四、《甘肅地方圖》成圖年代考

明代在沿邊設立都司衛所，以都司或行都司爲單位，從而構建邊塞防區，在抵禦蒙古進攻過程中，逐漸形成俗稱九邊的九大軍事重鎮。「甘肅鎮」，九邊防線的最西端，形成時間大約在洪武末年，[42] 其防禦範圍東起蘭州，西至嘉峪關，南到西寧衛（今青海西寧），北到鎮番衛（今甘肅民勤），大概是今日河西走廊以及青海省東北部湟水流域地區。

有明一代，甘肅地區曾經出現莊浪、西寧、涼州、碾北（伯）、永昌、甘州左衛、甘州前衛、甘州后衛、甘州中衛、甘州中中衛、甘州右衛、山丹衛、肅州衛、鎮番衛、威虜衛等十五衛，以及威遠、鎮夷、古浪、高臺等四個守禦千戶所，其中除了古浪、高臺兩千戶所是正統三年（1438）及景泰七年（1456）所增設外，其餘大皆建置於明洪武末、永樂初。隨著明軍勢力的消長及邊民陸續遷往內地，碾北（洪武十九年廢，改爲西寧衛右千戶所）、肅州（洪武二十七年甘州左衛改置，永樂三年徙威虜衛官軍爲肅州衛中中、中右千戶所）、威虜（洪武三十二年廢，永樂元年復置，永樂三年併入肅州衛）、甘州中中衛（洪武二十八年以甘中中衛改置爲甘

及清代文獻《嘉慶重修一統志》、《古今圖書集成》、《一統路程圖記》等文獻編撰而成。

40 因圖的右緣殘缺，故驛路僅達甘州鎮城。

41 一般認為，嘉靖二十五年（1546），由兵備副使王繼芳（生卒年不詳）倡修的，位於今大通東峽地區長 50 里的黑松林插把峽邊牆，是西寧最早的邊牆。

42 關於明邊鎮的形成，趙現海，《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第一章〈九邊說法源流考〉有相當深入的探討。

州左衛）等四衛，以及威遠（洪武三十二年廢）、白城子（洪武三十二年廢）兩千戶或裁或併，到了明萬曆（1573-1620）時，就只剩下《明會典》[43] 載記的十二衛三所。

本圖繪註的衛、所城，可說完全符合《明會典》記載的陝西行都司十二衛三所，圖面上雖然看不到肅州衛，以及高臺、鎮夷兩所，但是「肅州衛威遠城」、「肅州天蒼頭墩」，「高臺鎮遠堡」、「高臺五堡堡」、「高臺平湖墩」，或是「鎮夷毛目頭墩」、「鎮夷西黑山墩」等卻間接證明肅州衛、高臺所、鎮夷所存在的事實，正如前文所說的，圖已殘損，原圖應繪有高臺、鎮夷二所，以及肅州衛才對，因此，《甘肅地方圖》之繪製年代可初步判定爲景泰七年以後。

除了「衛城」、「所城」，本圖所側重的「城」、「堡」、「驛」、「營」、「馬營」、「哨馬營」、「山口」、「寨」、「關」、「墩臺」等也是判定年代的重要參考依據。「城」，專指文字註記爲某城之類，多數爲舊城；「堡」，就是屯堡；「驛」，含「驛站」、「遞運所」、「鋪」三種；「營」包括「營」、「馬營」、「哨馬營」；「山口」，即「隘口」；「寨」，僅出現在涼州；「關」，計五處；「墩」，指墩臺，是邊防預警的重要設施，用於哨瞭和傳烽。爲考證圖的年代，先行表列人文地理要素如表二。

表二 《甘肅地方圖》人文地理分布情形

人文地理	數量	文字註記要點	圖式符號	備註
衛城	9			
山丹衛城、永昌衛城、甘州城、西寧衛城、（涼）州衛、莊浪衛城、鎮番衛城、寧夏中衛城、蘭州城		蘭州及寧夏中衛城僅記城名外，其餘衛城記本衛布署兵力、調配至陝西都司備禦班軍兵力，並離最近衛城里數。	山丹衛城 莊浪衛城	包括蘭州、莊浪、涼州、鎮番、永昌、山丹、西寧及甘州城，甘州左等五衛皆在甘州衛城之內，故依圖示，僅計算為一衛城。

43 本文《明會典》，皆指萬曆年間增修之《明會典》。

所城	1			
古浪關／古浪守禦千戶所		註記本所布署兵力配置。	 古浪關／古浪守禦千戶所	因右緣殘，是否繪有鎮夷守禦千戶所，或是景泰七年設置的高臺守禦千戶所，不得而知。然因繪有兩所管轄墩臺，故推測二所已經成立，只因圖殘未見之故。
城	13			
有城垛：永昌沙城兒、永昌破城兒、永昌衛右城兒、永昌舊古城兒、莊浪紅城子、黑水墩城。 無城垛：永昌黃城兒、鎮夷夫守城、鎮夷毛目城、鎮夷平(木朔)城、鎮夷双城兒、鎮番短哨河西舊古城、肅州衛威遠城		莊浪紅城子註記布署兵力及離城里數。其餘僅註城名，多舊城。	 永昌舊古城兒 永昌黃城兒	圖式分有雉堞及無雉堞兩種。
堡	43			
山丹衛三堡、山丹衛永具（四壩？）堡、永昌平□堡、永昌永寧堡、永昌寧遠堡、甘州□衛□（小）滿堡、甘州中衛小慕化堡、甘州中衛四堻（壩）堡、甘州中衛平川堡、甘州中衛平虜堡、甘州中衛永安堡、甘州右衛大滿堡、甘州右衛平源堡、甘州右衛拒敵堡、甘州右衛順化堡、甘州左衛大慕化堡、甘州左衛六堻（壩）堡、甘州左衛太平堡、甘州左衛黑城堡、甘州左衛遇敵堡、甘州前衛古城堡、甘州前衛柳樹堡、甘州前衛洪水頭堡、甘州後衛板橋堡、甘州後衛靜安堡、西寧三川古城堡、西寧古臍驛堡、西寧平戎驛堡、西寧車卜魯川			 山丹衛三堡 永昌平□堡（圖式符號為長條）	

堡、西寧車卜魯古城堡、西寧昔剌清堡、西寧暖川川口堡、西寧暖泉堡、西寧豬兒溝堡、西寧雙山堡、西寧曠牧川堡、高臺五垻堡（五壩堡）、高臺鎮遠堡（鎮遠壩堡）、涼州蔡旗堡、鎮番南樂堡、鎮番重興堡、鎮番清松堡、振伯城堡（疑為碾伯城堡）			
驛站、遞運所、鋪 30 山丹石硤口驛、山丹新河驛遞、古浪安遠遞運所、古浪黑松林驛站、、永昌水泉兒驛、永昌水磨川驛、永昌真景驛、甘州□衛小沙河驛、甘州中前二衛仁壽驛遞、甘州右後二衛東樂驛遞、西寧巴州驛遞、涼州大河驛遞、涼州武威驛遞、涼州柔遠驛、涼州靖邊驛遞、涼州雙塔遞運所、涼州懷安驛、涼州永昌鋪、涼州叁岔驛遞、莊浪大通山口驛遞、莊浪大通河驛、莊浪西大通遞運所、莊浪岔口驛、莊浪沙井兒驛遞、莊浪武勝驛遞、莊浪苦水灣驛遞、莊浪通遠驛、莊浪鎮羌驛遞、莊浪氷溝馬驛遞運所、鎮番叁岔驛遞	僅莊浪岔口驛、鎮羌驛及山丹石硤口驛有駐軍及離城里數，其餘僅駐驛名。	 莊浪沙井兒驛遞	莊浪岔口驛官軍貳百貳拾陸員名，馬貳百匹。鎮羌驛官軍壹百員名，馬壹百匹。
營、馬營、哨馬營 36 有城垛：山丹大黃山哨馬營、山丹衛放馬營、山丹衛暖泉營、古浪甘沙溝哨馬營、古浪柏林溝哨馬營、古浪鴛鴦池哨馬營、永昌大河口營、甘州馬營、西寧黑松林馬營、涼州扒沙營、涼州暖泉營、涼州紅水下營、涼州紅水上營、莊浪火石溝營、莊浪古城兒營、莊浪石關營、莊浪速罕禿馬營、莊浪隆垻營、莊浪漫領營、鎮番三垻營、鎮番河東營、鎮	少數僅記名稱，多數註記布署兵力及離城里數。 扒沙營獨設「夜不收」。	 永昌昌寧□ 甘州馬營	各營駐紮兵力懸殊，多如涼州暖泉營，官軍達貳百員名，馬貳百匹；古浪柏林溝哨馬營，官軍參百參員，馬參百匹；少則如永昌大河口營，官軍壹拾壹員名，馬壹拾壹匹。

番河南營、鎮番紅寺兒營、鎮番陸堪營、鎮番黑山營、鎮番新雙井兒營、鎮番盧溝兒、鎮番頭塘營、鎮番頭墩營、鎮番龍潭兒、鎮番舊雙井兒營		 鎮夷哨馬營（無城垛） 鎮番銷池塘（圖例像關）	
山口 39 有雉堞：永昌大河口、西寧乞塔真山口、西寧可可打班山口、西寧老牛坡山口、西寧西石硤山口、西寧西番溝山口、西寧乩□溝山口、西寧車卜魯山口、西寧那孩川山口、西寧柏顏川山口、西寧康繩溝山口、西寧黑松林山口、西寧撒兒山口、西寧撒剌只溝山口、西寧雙山溝山口、西寧觀音堂山口 無雉堞：山丹白石崖山口、山丹河寧山口、山丹無虞山口、山丹寧眷（羊？）山口、山丹衛大黃山口、永昌五奴五尺山口、永昌平羌山口、永昌長城山口、永昌壹棵樹山口、永昌腦兒都山口、永昌鸞鳥山口、甘州中衛宣政口、甘州右衛通□□□（通遠口）、甘州左衛大慕化山口、甘州前衛紅水山口、甘州後（殘缺）小磁磕山□、甘州後衛小慕化山口、西寧寄彥□山口、涼州土彌干山口、涼州金塔寺山口、涼州黃羊川山口、涼州雜水（木）山口	駐軍若干及離城里數。	 西寧老牛坡山口 永昌長城山口 甘州左衛仁祖山口	永昌大河口亦列入各山口駐軍不一，或為旗軍、馬匹，或為官軍、馬匹，人數無定制，多如涼州黃羊山口，旗軍伍拾名，馬伍拾匹；少如永昌大河口，旗軍伍名，馬伍匹。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山口僅以「軍余」駐守。

無雉堞(城牆藍色)：甘州左衛仁祖山口			
寨 6 有雉堞：涼州土魯干寨、涼州俺公山寨、涼州乾溝寨、涼州雜木口東山寨 無雉堞：涼州倘奇（哥）兒寨、涼州黃羊川古城寨	駐軍若干及離城里數。	 涼州土魯干寨 涼州倘奇（哥）兒寨	「寨」的駐軍規模同「墩」，也是旗軍伍名。
關 5 山丹紅寺兒關、西寧小硤口關、小硤口南北關、石嘴兒關、大硤□西北二關	駐軍若干（山丹紅寺兒關註離城里數）。	 山丹紅寺兒關	以軍舍、余丁駐守，僅山丹紅寺兒關駐軍二人。
墩臺 389 墩：山丹(馬厄)□墩、山丹□□墩、山丹□安墩、山丹□城墩、山丹□頭山墩、山丹…灘墩、山丹九條領墩、山丹木查泉墩、山丹北石崖山口墩、山丹永□□墩、山丹永具墩、山丹玉泉墩、山丹石井墩、山丹石硤口墩、山丹赤山墩、山丹和寧山口墩、山丹東水泉墩、山丹長城墩、山丹南石嘴墩、山丹紅寺兒墩、山丹紅崖子墩、山丹香溝墩、山丹扇馬湖墩、山丹清泉墩、山丹無虞山口墩、山丹童子寺墩、山丹新添墩、山丹暖泉墩、山丹零羊墩、山丹寧蚕山口墩、山丹漫頭山墩、山丹衛截山墩、山丹獨風墩、山丹	駐軍數及離城里數。	 鎮夷毛目頭墩 甘州左衛鹿溝墩	墩臺分屬於各衛所，駐軍人數旗軍參、伍、陸名不等，多數註「旗軍伍名」，「參名」、「陸名」者以永昌衛所屬為多，又少部份墩臺駐官軍、「陸員名」（如「涼州板井墩」、「涼州紅水叅墩」）、「柒員名」（如「山丹靜寧山口墩」、「鎮番抹山頭兒墩」），甚有壹拾壹員者（如山丹玉泉墩），還有極少墩臺除旗軍外，亦駐馬匹，如「永昌安遠墩……旗軍伍名，馬

靜安墩、山丹靜寧山口墩、山丹靜寧山口墩、山丹駱駝領墩、山丹豐城鋪墩、山丹豐營□墩、山丹欒定墩、古浪(沙)溝墩、古浪可可打班墩、古浪石灰山墩、古浪石門墩、古浪西山墩、古浪東山墩、古浪降溝墩、古浪鳥		 永昌在城墩	伍匹。」 《邊政考》列「毛目頭墩」為鎮夷守禦千戶所為「隘口」。

柏嶺墩、古浪黃羊川墩、古浪黑松林墩、永昌□□墩、永昌□鋪墩、永昌卜剌墩、永昌土山兒墩、永昌土魯干南山墩、永昌大山墩、永昌大牧羊川墩、永昌小牧羊川墩、永昌五奴五尺墩、永昌水池墩、永昌右城墩、永昌平原墩、永昌打班墩、永昌永寧墩、永昌石川墩、永昌石腦兒墩、永昌伍顆樹墩、永昌在城墩、永昌安□墩、永昌安遠墩、永昌考來口墩、永昌沙山墩、永昌沙城兒墩、永昌車輪山墩、永昌定羌墩、永昌尚義墩、永昌昌寧墩、永昌明沙墩、永昌河西墩、永昌河東墩、永昌虎剌孩墩、永昌虎狼才墩、永昌金川墩、永昌阿麻撒兒墩、永昌青溪墩、永昌南山墩、永昌城東墩、永昌宣得墩、永昌皇坡墩、永昌紅山兒墩、永昌重剛墩、永昌真景墩、永昌起龍溝墩、永昌高古城墩、永昌高寺兒墩、永昌高紅崖墩、永昌梧桐墩、永昌通津墩、永昌壹顆樹墩、永昌雲□墩、永昌黑山嘴墩、永昌黑山墩、永昌黑水墩、永昌幹□□墩、永昌新紅崖墩、永昌腦兒都墩、永昌寨占口墩、永昌樂豐墩、永昌饅頭山墩、永昌鸞鳥墩、甘□□□通遠墩、甘州（殘缺）、甘州□□□□□□、甘州□衛□□墩、甘州中衛□寧墩、□州中衛□□墩、甘州中衛四堻墩、甘州中衛永寧墩、甘州中衛在城小墩、甘州中衛西南角墩、甘州中衛和寧子寨□墩、甘州中衛和寧西墩、甘州中衛長樂墩、甘州中衛馬路墩、甘州中衛高山墩、甘州中衛黃□墩、甘州中衛鎮靖墩、甘州右衛（殘缺）、甘州右衛□□墩、甘州右衛三堡墩、甘州右衛仁和墩、甘州右衛平川墩、甘州右衛西北角墩、甘州右衛岔口墩、甘州右衛南沙河墩、甘州右衛泉水墩、甘州右衛洞子渠墩、甘州右衛高山墩、甘州右衛塔兒灣墩、甘州右衛盤道墩、甘州右衛靜安墩、甘州左衛□□墩、甘州左衛□□墩、□州左衛小慕化墩、甘州左衛大慕化墩、甘州左衛山南墩、甘州左衛六堻墩、甘州左衛古浪墩、甘州左衛平山墩、甘州左衛在城東南角墩、甘州左衛西八里墩、甘州左衛沙山墩、甘州左衛東北角墩、甘州左衛松林墩、甘州左衛狐子墩、甘州左衛野馬墩、甘州左衛鹿溝墩、甘州左衛鎮北墩、甘州左衛鹹灘墩、甘州前衛□□墩、甘州前衛□泉墩、甘州前衛□馬墩、甘州前衛八里墩、甘州前衛平□墩、甘州前衛平頂墩、甘州前衛白炯墩、甘州前衛石關墩、甘州前衛宣政墩、甘州前衛紅沙窩墩、甘州前衛破寺墩、甘州前衛清山墩、甘州前衛寨子前墩、甘州前衛鹹灘墩、甘州後衛小磁磕墩、甘州後衛中途墩、甘州後衛古城墩、甘州後衛平義墩、甘州後衛石崗墩、甘州後衛在城墩、甘州後衛羊臺墩、甘州後衛定遠墩、甘州後衛昔剌堻墩、甘州後衛東欒墩、甘州後衛青松墩、甘州後衛洪水頭堻墩、甘州後衛鹿土墩、甘州後衛魏家墩、西寧（殘缺）、西寧□川墩、西寧大山墩、西寧大硤口墩、西寧小山墩、西寧小硤口墩、西寧山嶺墩、西寧白石山墩、西寧石嘴兒墩、西寧在城墩、西寧尖山墩、西寧老鴉城墩、西寧西山墩、西寧西石硤墩、西寧西番溝墩、西寧伯顏川墩、西寧別迭墩、西寧那孩儿墩、西寧南山墩、西寧城北墩、西寧城西墩、西寧城南墩、西寧柒頭墩、西寧皇坡墩、西寧迭烈遜墩、西寧深溝墩、西寧喇嘛□墩、西寧黑松松墩、西寧撒兒墩、西寧鴛鴦墩、西寧雙山墩、西寧氷溝墩、高台窩遠墩、高臺□堻墩、高臺七堻墩、高臺平湖墩、高臺永安墩、高臺白沙墩、涼州土魯干墩、涼州大佛寺墩、涼州大河驛墩、涼州大青山墩、涼州小橋墩、涼州分水嶺墩、涼州天池墩、涼州平望墩、涼州石梯兒墩、涼州石關兒墩、涼州車輪墩、涼州孤山兒墩、涼州松山墩、涼州阿耳朵墩、涼州南半藏墩、涼州拾參里鋪墩、涼州紅水腦頭墩、涼州俺公山墩、涼州倘奇兒墩、涼州高厚子墩、涼州乾勞池墩、涼州異盛墩、涼州閆家溝墩、涼州黃羊川西山墩、涼州黃羊川東山墩、涼州暖泉墩、涼州靖邊驛墩、涼州積石墩、涼州豐樂墩、涼州雜木口東山墩、涼州雜木口墩、涼州雙塔

兒墩、涼州懷安驛墩、涼州□山墩、涼州□遠墩、涼州大山墩、涼州小青山墩、涼州小萬湖墩、涼州中沙墩、涼州月牙湖墩、涼州北半截墩、涼州永昌墩、涼州石羊兒墩、涼州在城…、涼州官音堂墩、涼州昌隆墩、涼州板井墩、涼州紅□兒墩、涼州紅水□□墩、涼州紅水伍墩、涼州紅水玖墩、涼州紅水柒墩、涼州紅水捌墩、涼州紅水陸墩、涼州紅水貳墩、涼州紅水肆墩、涼州紅水頭墩、涼州紅水叁墩、涼州紅柳溝墩、涼州新安墩、涼州肆方□墩、涼州蔡旗墩、涼州盧溝墩、涼州叁岔驛墩、莊浪□水墩、莊浪兀爾土墩、莊浪土豹嶺墩、莊浪土魯干墩、莊浪大山墩、莊浪大山墩、莊浪大嶺墩、莊浪五方□墩、莊浪分水領墩、莊浪水泉墩、莊浪古城兒墩、莊浪平領墩、莊浪打魚溝墩、莊浪打麥水墩、莊浪石山墩、莊浪石井兒墩、莊浪石佛山墩、莊浪米哈泉墩、莊浪赤山墩、莊浪松林墩、莊浪炒來也斤墩、莊浪長山兒墩、莊浪青寺兒墩、莊浪城南墩、莊浪枯樹墩、莊浪泉水墩、莊浪馬頭山墩、莊浪高廟兒墩、莊浪高嶺墩、莊浪斬石硤墩、莊浪望遠墩、莊浪清石硤墩、莊浪速罕禿墩、莊浪野泉墩、莊浪魚樹墩、莊浪黑川墩、莊浪亂山兒墩、莊浪頭水泉墩、莊浪謊□兒墩、莊浪羅泉墩、莊浪蘆塘墩、莊浪醺灘墩、莊浪囉蔔山墩、鎮夷□只□墩、鎮夷西黑山墩、鎮夷沙束束墩、鎮夷哨池墩、鎮夷黑山墩、鎮夷盧清墩、鎮番□西墩、鎮番井泉墩、鎮番正北墩、鎮番石嘴兒墩、鎮番再城墩、鎮番西崗墩、鎮番沙嘴兒墩、鎮番抹山兒頭墩、鎮番河西墩、鎮番河南墩、鎮番南樂墩、鎮番城北墩、鎮番城西北墩、鎮番拾里墩、鎮番柳条灣墩、鎮番紅沙墩、鎮番紅柳墩、鎮番紅崖子墩、鎮番紅崖坡墩、鎮番重興墩、鎮番狼跑泉墩、鎮番清松補墩、鎮番陸堻墩、鎮番喇叭口墩、鎮番就雙井兒墩、鎮番硝池墩、鎮番菜伏墩、鎮番黑山兒墩、鎮番新雙井兒墩、鎮番團湖兒墩、鎮番盧溝兒墩、鎮番頭堻口墩、鎮番舊中沙墩、鎮番鎮永墩、鎮番蘇武山墩、肅州天蒼頭墩（《邊政考》列為隘口）

關於明代北方邊防，一般的看法是洪武朝建立都司衛所，永樂朝以後邊防內移，邊鎮形成，[44] 而在以邊牆爲主要的防守建設之前，城堡、屯堡的建設也是明代邊防防禦體系的重要一環，誠如學者蕭立軍所言：「洪武時期側重于修城和關隘，永樂時除城和關隘外還修建了若干屯堡和煙墩，至遲在宣德時期已出現簡易長城，明中期以後則大修邊堡和邊牆。」[45]

關於邊牆，除西寧及永昌寧遠堡附近各出現一小段外，整張圖幾乎看不見任何形似邊牆的痕跡，顯然當時邊牆未修，緣此，筆者以爲圖的繪製年代不該晚於明中期，即不晚於嘉靖年間才對。準此原則，筆者再將圖中諸堡、寨、關、營、墩等一一與明、清甘肅地區方志、邊防志等史籍核對，[46] 發現諸多問題，簡述如下：

44 邊鎮的建立，一般看法是以總兵常駐鎮守為標志，因此就甘肅鎮來說，建立的時間應在洪武時期，按此，甘肅鎮為九邊初設邊鎮之一。

45 蕭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頁 175。

46 史籍包括《邊政考》（明嘉靖二十六年鞏明知府李世芳刊本）、《丁酉重刊甘鎮志》（清順治十四年刊本）、《丁酉重刊西鎮志》（明萬曆間刊，清順治十四年遞修本。）、《甘肅通志》（清乾隆間四庫全書本）、《甘州府志》（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重修鎮番縣志》（清道光五年刊本）等。

1.《丁酉重刊西鎮志》（以下簡稱《西鎮志》）

(1)《西鎮志》之〈兵防志・第二堡寨〉，頁四（括號內粗體字係本圖所註，與《西鎮志》相近地名）：

……西石硤馬營（**西寧西石硤山口離城捌拾里軍余玖名**）、舊紅崖子溝馬營、奴木只溝馬營、黑松林馬營（**西寧黑松林馬營壹百參拾里、西寧黑松林山口離城壹百參拾里軍余壹拾伍名**）、西番溝馬營（**西寧西番溝山口離城壹百伍拾里軍余壹拾名**）、馬安山馬營、白土坡馬、小硤口馬營（**西寧小硤口墩離城貳拾里旗軍伍名**）、石硤山馬營、楪兒溝馬營（**西寧舡□溝山口離城伍拾里軍余壹拾參名**）、羊胸（疑為腦字）子溝馬營、松林坡馬營（**西寧老牛坡山口離城捌拾里軍余玖名**），右十二馬營俱成化十六年都督魯鑑監設，每營屯兵五十名，防範西番，自正德七年海虜占據西海遂廢。

對照圖繪，僅見「西寧黑松林馬營」，其餘多同名山口，未名「馬營」，據此，推測圖繪年代有三種可能：一是成化十六年（1480）以前繪成，時黑松林馬營已設，其餘未建。二是繪成於正德七年（1512）以後，此時十二馬營皆建，但因海虜佔據西海，馬營廢，惟黑松林馬營仍在。第三種可能是圖繪於成化十六年至正德七年之間，此時黑松林馬營已設，其餘皆未置，海虜亦未入侵。

上述三種可能，筆者以爲正德七年以後首應排除，原因有二：一是嚴格說來，甘肅邊牆在弘治十六年（1503）即創建，至正德二年（1507）始暫時停止，圖中未見邊牆，故不應繪圖於正德七年以後。二是此圖註「涼州扒沙營」，此名係大靖城古名，該地在明中期以後爲阿赤兔等竊據一百十年，一直到萬曆二十六年（1598）的松山之役，明朝將兵掃平了殘留在此的蒙元勢力，收復了失地，才改名大靖營。按松山之役往前推一百十年，當爲弘治初，換言之，此圖早於弘治，故排除正德七年以後繪製的可能性。

(2)《西鎮志》之〈兵防志・第四隘口〉，頁十二（括號內粗體字係本圖所註，與《西鎮志》相近地名）：

……撒兒山口（**撒兒山口**）……北石峽口……經納硤……西石硤（**西石峽山口**）……剌撒兒硤……且思貢硤……揑爾朵硤……玉溝兒硤……歸

德州石硤……木恰兒峽，城南一百里，以上硤口自正德十年虜據西海，由此入境，遂為要害……哈剌只溝（**撒剌只溝**），邊壕一道，長五百丈，隆慶元年巡撫都御史石茂華議行，兵備副使周京督挑。

比對本圖，撒剌只溝未有邊壕，知圖至少繪於於隆慶元年（1567）以前，再加上除撒兒山口、西石硤圖上已繪外，其餘正德十年以後形成之「要害山口」皆未見，故推不應晚於正德十年以後。

(3)《西鎮志》所載嘉靖十三至十四年（1534-1535）所築，如新遠、平虜、破寨子、鹽莊兒、羅家灣、深溝、米列溝新添、上川口、下川口、張家寺、新添等諸堡，或隆慶元年所築之南川張家山城、巴煖三川鮑家堡、雙泉堡、南鄉堡、哈家團莊、紅觜堡、隆家堡，甚至是萬曆元年（1573）都御史廖逄（逢）節（生卒年不詳，隆慶五年（1571）至萬曆十八年（1590）任甘肅巡撫），議題增築諸堡，本圖皆未現，故推圖繪於嘉靖十三年以前。[47]

2.**《甘肅通志》**

(1)《甘肅通志》卷十，頁六十二至六十三：

山丹縣……石峽口堡……范家營堡……大黃山堡……永興堡……暖泉堡[48]……楊家壩堡……俱明宏（弘）治中置。

上述諸堡本圖皆未見，故推圖繪不會晚於弘治（1488-1505）中期。

(2)《甘肅通志》卷十，頁五十六：

山南關，在縣東北四十里人祖山口內……明嘉靖二十七年巡撫楊博議建關城。

本圖繪有「仁祖山口」，[49] 無山南關，故推測該圖繪製年代早於嘉靖二十七年。

(3)《甘肅通志》卷十一，頁五十七：

暖泉堡，在縣（高臺縣）南少西九十里……又有順德堡，在口南十三里

47 《丁酉重刊西鎮志》之〈兵防志・第二堡寨〉，頁 2-3。
48 本圖繪有「西寧暖泉堡」，非「山丹暖泉堡」。
49 「仁祖山口」位置與「人祖山口」一致，推應同屬一處。

及鎮羌、楊旗、鎮夷共五堡，俱明初置，後以番夷蹂踐廢，嘉靖中巡撫楊博添紅崖防守，始漸修復。

本圖有西寧暖泉堡，無高臺或甘州暖泉堡，亦無順德、鎮羌、楊旗、鎮夷等堡，故推圖在明初至明嘉靖中期之間繪成。

3.**《丁酉重刊甘鎮志》（以下簡稱《甘鎮志》）**

(1)《甘鎮志》之〈兵防志．第四堡寨〉，頁三十二至三十七記載之嘉靖二十六年以後築，如上龍首堡、紅泉堡、景會寺堡等，或是萬曆元年都御史廖逢節議題增築諸堡，本圖皆未見。[50]

(2)《甘鎮志》之〈兵防志．第五烽堠〉頁三十八至四十五所載之嘉靖以後增築墩臺（含嘉靖及萬曆年間增築），如紅泉墩（嘉靖二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楊博委千指揮王爵築）、永興墩、暖泉堡墩（嘉靖二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楊博委脩築）、黑山嶺墩（嘉靖二十六年巡撫都御史楊博委花寨子防官築）等圖皆未繪出，故推圖繪製時間不該晚於嘉靖中期。

4.**《重修鎮番縣志》**

(1)《重修鎮番縣志》卷之二〈建置考．城池〉，頁一：

城自前明洪武時，因元季小河灘空城修茸為衛，非宋金以前故址也，舊徑三里五分，成化元年，調集涼永官軍協助本衛軍夫都指揮馬昭監工展築，西北二面三里有餘……嘉靖二十五年，參將張璽申，呈都御史楊博築西關，以堵飛沙，係土城，都御史侯東萊奏請磚包建城樓三……

圖中未見鎮番西關，故推繪圖當早於嘉靖二十五年之前。

(2)《重修鎮番縣志》卷之二〈建置考．驛鋪〉，頁六：

……南一百四十里，曰三岔驛，天順年建城。

本圖有「鎮番叁岔驛遞」，圖式繪出城垛，足見確已築城，故推圖繪晚於天順（1457-1464）年間。

50 《丁酉重刊甘鎮志》，頁 32-37：「上龍首堡，舊為劉縣城……近磁窯……等口番帳，居民苦其劫掠，田畝漸廢，嘉靖二十六年巡撫都御史楊博重開舊廢水龍堰，為龍首渠，遂墾田募兵以張鐵城展築……紅泉堡……嘉靖二十九年巡撫都御史楊博委官築堡……景會寺堡……隆慶元年巡撫都御史石茂華議行分巡，副使楊衍慶督築。」

(3)《重修鎮番縣志》卷之二〈建置考・堡寨〉頁九：

……為蔡旗堡，明嘉靖二十四年建築……南樂堡，在縣西南二十里，城門一東向……青松堡，在縣城西南三十里，天順三年建，週圍一百二十丈，城門一東向。紅沙堡，在縣城東北二十里，嘉靖七年建，週圍五十餘丈，萬歷（曆）九年，因地窄牆卑展築東西北三面，共計一百一十丈，城門一東向……黑山堡在縣城西南六十里，天順三年建，週圍一百四十丈，萬曆三十三年被山水衝淅改建新堡……舊有關今無……重興堡，在縣城南一百里，城門一東向……

本圖繪有清松堡（疑即青松堡）、黑山營、南樂堡、重興堡，無紅沙堡，故推圖繪早於嘉靖七年。[51]

綜合上述，推估成圖年代可縮限成化十六年到弘治元年（1480-1488），[52]但圖中甘州左衛黑城堡、[53] 甘州中衛平川堡，以及甘州後衛板橋堡存在的事實，卻與乾隆《甘肅通志》、乾隆四十四年（1779）《甘州府志》，以及《甘鎮志》記載有所矛盾，茲先將三志相關記載整理如下。

1.**《甘州府志》卷五〈營建・村堡〉，頁四十二至四十四：**

黑城堡，城（山丹縣）南九十里……平川堡，城（撫彝廳）北五里……板橋堡，城（撫彝廳）東北四十里……自明設衛以後設堡，更多前弗勝考其續增之最要者，如洪水、黑城、花寨、平川、板橋，係嘉靖八年巡撫唐澤所建，甘峻、古城、龍首、紅泉、靖安係嘉靖二十八年巡撫揚博所建。(除黑城、平川、板橋三堡外，其餘圖皆未見。)

2.**《甘鎮志》之〈兵防志・第四堡寨〉，頁三十二至三十四：**

黑城堡，城（甘州衛城）東南二百里……以上隸右衛……平川堡，城（甘州衛城）北一百二十里……**板橋堡**，城（甘州衛城）北九十里，以上隸後

51 本圖「蔡旗堡」註為涼州，按其位置應該就是鎮番蔡旗堡，《重修鎮番縣志》載：「蔡旗堡，明嘉靖二十四年建築，土城高三丈五尺，厚二丈八尺，週圍五百四丈，東西城門二。」文稱「建築」，極可能是重建，而非始建，故不以嘉靖二十四年為建堡年限。又《甘肅通志》卷 11 頁 8：「蔡旗堡，在縣南一百二十里，城周九百餘丈，設官兵戍守。」本圖謹註：「涼州蔡旗堡」，無官兵防守，故設堡年代當早於《重修鎮番縣志》或《甘肅通志》記載年代才對。

52 至少是成化、弘治間。

53 本圖黑城堡位置在山丹衛城南，甘州衛城東南，與《乾隆甘州府志》、《甘肅通志》兩志所指應為同一堡。

衛，右堡惟洪水駐劄守備兵馬，黑城、花寨、平川、板橋駐劄防守兵馬，而黑城、花寨防守又屬洪水守備統攝，俱嘉靖八年巡撫都御史唐澤因海寇交馳奏設為東南北隅諸衛之捍，甘峻、古城、龍首等堡防守，因多番寇紅泉、靖安、四堡，防守因多虜寇，俱嘉靖二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楊博奏設，更展築城垣，增脩營廨、倉場，議處牛種，開墾附近荒田，給贍官軍，為以靜制動之計，又慮平川、板橋二防守不相統攝，多惟遷失事，復奏以平川改設守備，統板橋、四堡二防守，如洪水之例，二兵張翼而隅，有合拳共擊之勢矣。

3.**《甘肅通志》卷十頁五十七至五十九：**

黑城堡，城（指甘州衛城）東南二百里，明嘉靖中築城……板橋堡，在縣西北八十里……明置。

卷十一頁五十八：

平川堡，在縣（肅州）東北四十里，明初置，城周二里。

《甘州府志》說黑城、平川、板橋三堡是明嘉靖八年（1529）奏設，《甘鎮志》說黑城等三堡乃因嘉靖八年海寇略侵而駐劄防守，《甘肅通志》說黑城堡係明嘉靖中築城，平川堡爲明初設置，板橋堡爲明置。本圖有關三堡的敘述則是：「甘州左衛黑城堡」、「甘州中衛平川堡，離城壹百貳拾里，按伏都指揮壹員，賀欽馬（？）叁匹，官軍叁百員名，馬叁百壹匹」[54]、「甘州後衛板橋堡」。從註文推測，黑城、板橋兩堡並沒有駐軍，與《甘鎮志》所說的「駐劄防守兵馬」，「屬洪水守備統攝」明顯有所區別，如果說兩堡早經設置，但僅用作保護屯民，不駐軍，嘉靖八年以後，因應海寇略侵而開始駐劄兵馬，不但說得通，同時也能解釋爲何《甘肅通志》只說黑城堡在「嘉靖中築城」，但並未點出何時設置的原因，而板橋堡也只說是「明置」而已，與本圖註文並不衝突，至於平川堡，情況則有所不同。

《甘肅通志》記載的平川堡隸屬於肅州直隸州，它的位置在肅州東北四十里，本圖說它離城一百二十里。城，指的自然是甘州衛城，與《甘鎮志》之「在城北一百二十里」並無不同，而《甘州府志》所說的：在城北五里。城，指的是撫彝廳所在之城，因此，從地理位置分析，三志及本圖的「平川堡」應該都是同一個

54 「賀欽馬」一詞頗引人疑竇，倘「賀欽」為人名，實際上卻遍尋不著其相關背景，倘連讀為「賀欽馬」，卻又不知其義？故存疑。

點，但描述卻有所不同。按《甘鎮志》，平川堡在嘉靖八年始駐劄防守，與黑城、花寨、板橋諸堡相同，其中黑城、花寨隸洪水堡守備統攝，嘉靖二十八年，再於平川堡設守備，統板橋、四坦二堡，按理說嘉靖八年以後，黑城、花寨、板橋、平川四堡皆駐軍防守，更重要的是嘉靖二十八年，平川堡的地位提升，置守備統板橋、四坦二堡防守，其地理軍事地位顯然相對重要，如果說嘉靖八年以前，當板橋、花寨、黑城等堡未駐軍，而平川堡卻先行設軍防守，道理也是說得通的，更何況本圖並未繪出花寨堡，板橋、黑城二堡未駐軍，意即成圖年代早於嘉靖八年的可能性很高，《甘州府志》之黑城、平川、板橋三堡爲巡撫唐澤嘉靖八年所建的說法有待商榷，或許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唐澤在嘉靖八年再次築城，如此就與《甘肅通志》點出的「平川堡……明初置」不相違背了。

除城堡建置以外，本圖繪出之驛路四通八達，不但具備如楊正泰《明代驛站考》所說的，從蘭州一路向西北，連接莊浪衛、古浪所、涼州衛、永昌衛、山丹衛、甘州鎮城的主道，其餘支線也極其完整，凡城、堡、寨等聚落，幾乎都有驛路相通，驛遞的建置，也是本圖年代考證的重要參考指標。茲先行列出《甘肅地方圖》出現的驛遞，與《寰宇通衢》、《寰宇通志》、《甘肅鎮戰守圖略》、《一統路程圖記》、《明會典》、《讀史方輿紀要》出現驛遞比較表如下。

表三 《甘肅地方圖》與《寰宇通衢》、《寰宇通志》、《甘肅鎮戰守圖略》、《一統路程圖記》、《明會典》、《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出現驛遞比較表

《甘肅地方圖》	《寰宇通衢》	《寰宇通志》	《甘肅鎮戰守圖略》	《一統路程圖記》	《明會典》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	備註
莊浪沙井兒驛遞	沙井兒驛	沙井兒驛	沙井驛	沙井驛	沙井兒驛	沙井堡	
莊浪苦水灣驛遞	苦水灣驛	苦水灣驛	苦水灣驛	苦水驛	苦水灣驛	苦水堡	
莊浪紅城子	紅城子驛	紅城子驛	紅城子	紅城子驛	紅城子驛	紅城子	本圖中有「紅城子」，雖未註明城內設驛，然按一般情況推之，應設有在城驛。另《圖略》註「紅城子，至南大通山口驛四十里。」故推城內應設驛。

			青寺兒鋪				
莊浪大通山口驛遞	大通山口驛	大通山口驛	南大通（山口）驛	大通山口驛	大通山口驛	南大通	
莊浪衛	莊浪衛在城驛	在城驛	莊浪城	莊浪衛在城驛	在城驛	莊浪衛	圖有「莊浪衛城」，雖未註明設驛，但依一般情形推之，應設有驛站。 《圖略》註「莊浪衛，分路西至通遠驛四十里，北至武勝驛三十里。」故推城內設驛。
莊浪通遠驛		通遠驛	通遠驛				
莊浪大通河驛	大通河驛	大通河驛		大通河驛	大通河驛		
莊浪西大通遞運所			西大通驛			西大通	
莊浪氷溝馬驛遞運所		氷溝驛	氷溝驛		氷溝驛	氷溝堡	
	老鴉城驛	老鴉城驛	老鴨城驛	老鴉城驛	老鴉城驛	老鴉堡	
西寧西番溝山口						勝番溝	
振伯城堡（疑為碾伯城堡）	碾伯驛		碾伯嘉順驛	碾伯驛		碾伯所	表一列入堡城。
		嘉順驛			嘉順驛		
西寧撒剌只溝山口						哈喇只溝	
				迭列遜			
西寧平戎驛堡	察罕送□□驛	平戎驛	平戎驛		平戎驛	平戎堡	舊名察罕送□□驛，表一列入堡城。
西寧衛	西寧在城驛	西寧在城驛	西寧衛	西寧衛		西寧衛	圖有「西寧衛城」，雖未註明設驛，但依一般情形推之，應設有驛站。

西寧古膳驛堡		古鄯馬驛	古膳驛		古鄯馬驛	古鄯堡	表一列入堡城。
西寧巴州驛遞		巴州馬驛	巴州驛		巴州馬驛		表一列入堡城。
莊浪武勝驛遞	阿都口驛	武勝驛	武勝驛	武勝驛	武勝驛	武勝驛	舊名阿都口驛，《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作「武勝驛」。
莊浪岔口驛	岔口驛	岔口驛	岔口驛	岔口驛	岔口驛	岔口堡	
莊浪鎮羌驛遞	興魯克驛	鎮羌驛	鎮羌驛	鎮羌驛	鎮羌驛	鎮羌堡	舊名興魯克驛。
				打班堡			
古浪安遠遞運所			安遠遞運所			安遠堡	
古浪黑松林驛站	黑松驛	古浪黑松驛	黑松驛	黑松驛	黑松林驛	黑松堡	即黑松驛。
古浪關古守禦千戶所	古浪驛	古浪驛	古浪千戶所	古浪千戶所古浪驛		古浪所	
			小橋鋪				
涼州雙塔遞運所			雙塔兒遞運所	雙塔兒		雙塔所	
涼州靖邊驛遞	木速克驛	靖邊驛	靖（靜）邊驛	靖邊驛	靖邊驛	靖邊驛	又名靜邊驛，舊名木速克驛。
				涼州衛			
涼州大河驛遞	大河驛	大河驛	大河驛	大河驛	大河驛	大河驛	
涼州叁岔驛遞			三岔驛	三岔驛			
涼州武威驛遞	涼州驛	武威驛	涼州衛	涼州衛	武威驛	涼州衛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涼州衛下一站武威所。
涼州蔡旗堡			蔡旗堡	蔡旗堡		蔡旗堡	
黑山營		黑山驛	黑山驛	黑山驛	黑山驛	黑山堡	圖繪中有「黑山營」，是否設驛，待查。
清松堡						青松堡	
鎮番衛			鎮番衛	鎮番衛		鎮番衛	

鎮番垣岔驛遞		三岔驛			三岔驛	三岔堡	天順年建城。
涼州懷安驛	吐魯干驛	懷安驛	淮安驛	懷遠驛	懷安驛	懷安驛	又名懷遠驛，《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載「懷安驛」。
				沙河驛			
涼州柔遠驛		柔遠驛	柔遠驛		柔遠驛	柔遠驛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載「柔遠驛」。
涼州永昌鋪							
永昌真景驛	真景驛	真景驛	真景驛	真景驛	真景驛	真景站	
永昌衛			永昌衛	永昌衛		永昌衛	
		寧邊驛			寧邊驛		
永昌水磨川驛	水磨川驛		水磨川驛	水磨川		水磨川	《皇明九邊考》卷七有載。
永昌水泉兒驛	本衛水泉兒驛	水泉兒驛	水泉驛	水泉兒驛	水泉兒驛	水泉堡	
山丹石硤口驛	石硤口驛	石硤口驛	石硤口驛	石硤口驛	石硤口驛	石硤口堡	
			豐城鋪				
山丹新河驛遞	新河驛	新河驛	新河驛	新河驛	新河驛	新河堡	
山丹衛	本衛山丹驛	山丹驛	山丹衛	山丹衛	山丹驛	山丹衛	
甘州右後二衛東樂驛遞	東樂驛	東樂驛	東樂驛	東樂驛		東樂堡	東「樂」驛，疑為東「樂」驛。
甘州中前二衛仁壽驛遞		仁壽驛	仁壽驛		仁壽驛	仁壽驛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載「仁壽驛」。
	古城驛			古城驛			《皇明九邊考》卷九有載。
甘州衛	甘州在城驛	在城驛	甘州	甘州鎮	甘州甘衛在城驛	甘州鎮城	
甘州後衛靜安堡						靖安堡	
						明沙堡	
						沙井驛	

			西城驛	西城驛			屬甘肅衛，按明洪武五年，以甘州置甘肅衛，二十三年改為甘州衛。
甘州□衛小沙河驛		沙河驛	沙河驛	沙河驛		沙河堡	《皇明九邊考》卷九載有此驛。
		撫彝驛	撫夷驛	撫夷驛		撫夷堡	《明代驛站考》頁98，作「撫彝驛」。屬甘肅衛（即後來的甘州後衛）。
			渠口鋪				
圖之右緣部份，因已殘，故無法得知原繪之驛遞等處。		高臺驛	高臺千戶所	高臺千戶所		高台所	《圖略》註「高臺千戶所，至黑泉驛五十里」，故推所成應設驛。
		黑泉驛	黑泉驛	黑泉驛		黑泉堡	
			臨河驛				
		深溝驛	深溝驛	深溝驛		深溝堡	
				鎮夷所千戶所		鎮夷所	
						下河清	
		鹽池驛	鹽池驛	鹽池驛		鹽池堡	
						護井堡	
高臺鎮遠堡		鎮遠驛			鎮遠驛		
		河清驛	河清驛	河清驛			
		臨水驛	臨水驛	臨水驛		臨水驛	
		甘泉驛					
		酒泉驛					
		通遠驛					
		猪嘴驛					《皇明九邊考》卷八亦載此驛。

據楊正泰研究：「明代驛遞機構，有驛站、遞運所、急遞鋪三種。明初，遞運所主管運送物資和使客，急遞鋪專司遞送公文，驛站則遞送使客、飛報軍情、轉運軍需兼而有之。明中葉，急遞鋪逐漸廢棄不用，『郵傳』任務改由驛承擔。同時，

不少遞運所又改爲驛站，或併入驛站，『運輸』任務亦改歸驛站承擔。」[55] 細析表三，《甘肅地方圖》之「驛遞」佔最多數，計十五處，「驛站」次之，計十三處，再來是「遞運所」的三處，「急遞鋪」最少，僅一處。「驛遞」，按字面的意思，應該就是驛站和遞運所，換句話說，遞運所併入驛站的情況相當普遍，頗合乎楊正泰所說的明中葉（大約明成化、弘治、正德年間）的情況，與前文推測的成圖年代相當吻合。

從驛遞機構曾出現的史書觀察，《寰宇通衢》和《寰宇通志》所記載的驛站，本圖大皆有所反映（老鴉城驛、嘉順驛、寧邊驛除外）。《寰宇通衢》，成書於洪武年間，至永樂初年有所改動，內容反映明洪武中葉至永樂十一年（1413）的驛路（站）情況，「是記述明初驛路的官撰地志」[56]。《寰宇通志》，同樣是官修地理書，明景泰七年修，天順二年（1458）重修，內容反映天順初年以前的情況，再加上《寰宇通志》記載的，如「察罕迭□□驛」、「阿都口驛」、「木速克驛」等舊名，皆已改名，故圖之繪製年代不該早於天順年間。

再比較《甘肅地方圖》驛遞處所與表三所列史書，以及本院收藏《甘肅鎮戰守圖略》及《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兩冊彩繪地圖，尚有幾處關鍵點：

1. 本圖驛遞情況，與《甘肅鎮戰守圖略》最爲相近，《圖略》大皆駐爲「驛」。《甘肅地方圖》偶稱爲「驛」，多數註爲某某「驛遞」。
2. 本圖之「莊浪通遠驛」僅《寰宇通志》及《甘肅鎮戰守圖略》有載，其餘表列史書皆未列。
3. 本圖之「涼州懷安驛」，《寰宇通衢》作「吐魯干驛」，《一統路程圖記》作「懷遠驛」，《寰宇通志》、《明會典》、《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皆作「懷安驛」，《甘肅鎮戰守圖略》作「淮安驛」。
4. 本圖之「永昌水磨川驛」，《寰宇通志》與《明會典》無，《寰宇通衢》、《甘肅鎮戰守圖略》記爲「水磨川驛」，《一統路程圖記》、《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記爲「水磨川」。
5. 各史書及兩冊彩繪地圖皆出現的「老鴉城驛」，本圖未繪出。

《甘肅鎮戰守圖略》成圖於嘉靖二十三年至嘉靖末（1544-1566），[57]《一統路程

55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頁 4。
56 同註 55，頁 135。
57 參見盧雪燕，〈一代山河萬里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甘肅鎮戰守圖略》〉。

圖記》描述隆慶四年（1570）以前的天下驛路，而《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則是明清鼎革的十七世紀中葉繪製，[58] 就前述一至四項，《甘肅地方圖》的繪製年代理應與《甘肅鎮戰守圖略》最接近，再者，兩圖對於驛遞的敘述有「驛遞」與「驛」的差別，因此推估《甘肅地方圖》之成圖年代應早於《甘肅鎮戰守圖略》，意即不晚於嘉靖二十三年，但似乎與第五項「老鴉城驛」有所矛盾。

按《甘肅地方圖》、《寰宇通衢》、《甘肅鎮戰守圖略》、《一統路程圖記》、《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從莊浪衛城到西寧衛城的驛道路線如下：

1.**《甘肅地方圖》從莊浪衛到西寧衛驛路有二（圖 10）：**

(1) 莊浪衛城（南門出）→大通山口驛遞→越大通河後沿著湟水北岸→西寧衛城。

(2) 莊浪衛城（西門出）→莊浪通遠驛→莊浪大通河驛→莊浪西大通遞運所→莊浪氷溝馬驛遞運所→西寧暖川川口堡→西寧西番溝山口→振（碾）伯城堡→西石硤山口→南行越河抵西寧衛。

2.**《寰宇通衢》所記載的莊浪衛至西寧衛的路線爲：**

莊浪在城驛→大通河驛→老鴉城驛→碾伯驛→察罕迭□□驛（即平戎驛）→西寧在城驛。[59]

3.**《甘肅鎮戰守圖略》的路線是（圖 11、圖 12）：**

莊浪衛→通遠驛→西大通驛→冰溝驛→老鴨城驛→碾伯嘉順驛→平戎驛→西寧衛。

4.**《一統路程圖記》的路線爲：**

莊浪在城驛→大通河驛→老鴉城驛→碾伯驛→迭列遜→西寧衛。

5.**《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的路線是（圖 13）：**

莊浪衛城→西大通→冰溝堡→老鴉堡→勝番溝→碾伯所→哈剌只溝→西寧衛。

上述路線明白點出，從莊浪衛到西寧衛的沿途驛站（含遞運所），以《甘肅地方圖》的十二站爲最多，《寰宇通志》等史書（或圖）所列，幾乎都能在《甘肅地

58 參見盧雪燕，〈彩繪本《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成圖年代及價值考述》〉。
59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頁 153。

方圖》找到相對應的位置，但何以獨獨未見老鴉驛？比較《甘肅地方圖》與《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知，後者之老鴉城堡在冰溝堡與勝番溝之間，而前者之冰溝遞運所與西番溝山口[60]之間卻註「暖川川口堡」，名稱雖有所不同，但就其方位來說，兩處皆在河之北，如果說兩處所指相同，亦不無可能。再者，勝番溝、西番溝口下一站同是碾伯堡（所），跟著《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經哈剌只溝，便進入西寧衛，而《甘肅地方圖》從碾伯堡以後，便折往南，從挨著河的另一條驛道，一路往西，經西石硤山口，繼續西行後渡河進入西寧衛城。[61] 足證不同時代，其行走之驛道不一定相同，如此，假設《甘肅地方圖》所描述的時代，從莊浪衛到西寧衛，不必然得經過老鴉驛，換言之，此圖雖未繪出老鴉驛，但不影響前文成圖年代之推論。

五、《甘肅地方圖》的價值

《甘肅地方圖》不但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三種明繪甘肅鎮彩圖中年代最早的，同時也是故宮典藏年代最早的北方邊防圖，其文物歷史價值無庸置疑。就風格言，全圖設色鮮豔、濃筆重彩，不論是圖示符號，或是繪圖技巧，在在表露出典型的明代官繪本特徵，就如同故宮典藏的其他明代彩繪邊鎮地圖一樣，[62] 極可能也是兵部原藏，入清以後，被收入內閣大庫，按其原藏地推測，邊官按例繪送的可能性很高，倘果真如此，那麼圖所透露的五百多則人文地理資訊，無非就是明成化、弘治間甘肅地區的戍邊實況，圖面可見之邊城、衛所、堡哨、驛路、馬營等分布，相對於實錄、會典、總志、方志等書籍文獻，不僅僅更加詳實，對使用者來說，又多了份二度空間的實體感受。

以墩臺爲例，《大明太宗文皇帝實錄》記載其樣式爲「高五丈有奇，四圍城高一丈，外開濠塹、吊橋，門道上置水櫃，煖月盛水，寒月積水。墩置官軍三十一人守瞭，以繩梯上下。」[63] 其間隔與運作方式，《大明孝宗敬皇帝實錄》記曰：「弘治

60 「西番溝山口」與「勝番溝」名稱雖略異，但考量其可能因蒙古語音譯之故，再加上皆位處河的北岸，故推應該是同一處才對。

61 實際上，《甘肅地方圖》也繪有「西寧撒剌只溝山口」，同樣在驛道沿線，往南經豬兒溝堡可與西石峽山口相通。

62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之明彩繪本邊鎮地圖除《甘肅地方圖》以外，尚有《陝西戰守圖略》2冊、《甘肅鎮戰守圖略》1冊、《寧夏鎮戰守圖略》1冊，以及《行都司所屬郡總圖》1冊，包括《甘肅地方圖》在內的這五種圖，皆來自於清內閣大庫，故推其皆為明室兵部原藏。

63 湯溥等撰，《大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144，頁29，明朱格鈔本配補近鈔本。本處所稱墩臺形制，係由明成祖規劃，並專指江陰侯吳高請築之由天城衛至榆林口，直抵西朔州衛煖會口之東路，以及從忙牛嶺，直抵東勝路，至黃河西對岸灰溝村之墩臺形制。

七年……兵部奏，比來各邊虜數入寇，每得厚利，皆由墩臺踈闊，烽火不接，及守墩軍士困憊所致，乞諭各邊鎮巡等官，相視地形，修理墩堠，沿邊每十里，或七、八里爲一大墩，五里、四里爲一小臺，大墩守軍十人，小臺五人，自邊至城，每十里或八里止，用大墩築墻圍之，環以壕塹，留一小門，撥夜不收五人戍守，遇警接遞傳報，凡遇寇近邊，天晴則舉砲，天陰，晝則舉煙，夜則舉火，總兵管仍爲預定烽砲之數，著爲號令，使各城將官以爲驗，領軍截殺，其守墩軍必簡精壯者，分爲二班，每月一更，若無水之處，則修水窖一所，冬蓄冰，夏藏水，每墩預採半月柴薪，於內給用，免致汲水採薪爲賊所掠，本城將官每半月一次，行邊點閱巡哨，墩臺官仍不時往來巡視，若近軍士屯種之處，則修築小堡一座貯糧芻，令按伏馬軍三五百於其中，庶有警可以防禦從之。」[64] 以上兩段說明，縱然已經詳述墩臺之大概，但總不如圖面上「底闊頂窄，頂端還有紅色旗杆的白色望樓」來得直接明白，再者，從煙墩的的密度及排列分布方式，也能輕易判斷甘肅鎮那些地區防守嚴密，而又有那些地區較爲鬆散，諸如此類之圖所透露出的種種訊息，實在不是一般文字資料所能比擬。

再談註文。明人撰著的甘肅鎮戍邊防禦資料，現今還能見到的，像是許論（1487-1559）《九邊圖論》、張雨（生卒年不詳）《邊政考》、魏煥（生卒年不詳，嘉靖八年進士）《皇明九邊考》、霍冀（1516-1575）《九邊圖說》等有限的幾部邊防志，或是總志、地方志以外，其他的多半散見在明實錄、會典等官書之中。雖然如《邊政考》一類的史籍等多設有甘肅鎮專章，但年代多半集中在嘉靖朝以後（尤其是萬曆年），內容較少涉及像是「墩臺」這類具哨嘹性質的防守單位，就算是載述範圍小，內容相對詳細的明代河西方志，一來存世稀少，[65] 二來就算是有，志書裡收載的資料也極其有限，同樣是墩臺，《丁酉重刊甘鎮志》不過記錄墩名或離城里數，但《甘肅地方圖》在具體的圖式符號之上還記明駐軍、馬匹數量，如「永昌安遠墩，離城壹百肆拾里，旗軍伍名，馬伍匹。」即爲一例。

除墩臺外，衛所城註文包含訊息也相對較多，茲錄一例如下：

永昌衛城（圖 14）

一、本衛【原】□操練屯守等項并調到陝西都司□□備禦官軍人等肆千貳

64 李東陽等撰，《大明孝宗敬皇帝實錄》卷 94，「……甲寅……兵部……」，明朱格鈔本配補近鈔本。

65 如《陝西四鎮圖說》、《甘肅考見略》、《肅鎮華夷志》，以及據明人編《甘鎮志》、《西鎮志》重刊之《順治重刊甘鎮志》、《順志重刊西鎮志》等。

百柒員名（4207）□練□軍【人等】貳千捌百叁拾叁員名（2833）□□官軍人等壹千捌百伍拾玖員名（1859），馬壹千壹百柒拾柒匹（1177）。

本處實有奇、正、遊兵官軍壹千肆百伍拾玖員名（1459），馬壹千壹拾伍匹（1015）。

調到陝西都司屬衛備禦見班奇、正兵官軍肆百員名（400），□已到官軍壹百柒拾叁員名（173），馬壹百陸拾貳匹（162），事故未到等項官軍貳百貳拾柒員（227）□本處并調到陝西都司屬衛，放班回衛官軍玖百柒拾肆員名（974），【守】城並【守】瞭屯田等項官軍人等壹千叁百柒拾肆員名（1374）

一、本衛東至涼州城壹百陸拾里（160），西至山丹城壹百玖拾里（190）。

（文內阿拉伯數字，係筆者增入，非原註文。）

上文隱含至少三種資訊：1. 陝西行都司與陝西都司間班軍調動的實際情況；[66] 2. 甘肅兵員馬匹的數量問題；[67] 3. 奇兵、正兵、及遊兵的設立問題。關於班軍（或是邊操班軍），學者彭勇撰著之《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爲中心》，以及《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爲線索》二書有詳細的論述，前列註文恰可印證其說。而明代甘肅地區的駐軍數，一直以來，眾說紛紜，合計包括永昌衛在內的兵馬數，對照歷來的統計，亦不失爲重要之參考依據。

至於奇兵、正兵、及遊兵，按學者蕭立軍的說法，九邊鎮戍兵有兩大類，一是標兵，二是營兵，前者是明中後期鎮戍部隊的精銳和主力，大約在嘉靖中期以後設置，指的是總督、巡撫親統之兵；而營兵較複雜，「起初指總兵、副總兵、參將和游擊等親統之兵，即正兵（總兵所統兵馬在督撫標兵建立後改稱標兵）、奇兵、援兵和游兵……總兵總一鎮之兵，謂之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謂之奇兵；游擊分領三千往來防禦，謂之游兵；參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謂之援兵。」[68] 按蕭氏說

66 「班軍是指以衛所軍戶為主體的旗軍離開自己所隸屬（駐扎）的衛所，周期性地到指定的、相對固定的地點或地區，從事以軍事戍守為主的活動，它既區別於臨徵剿帶來的全國性或區域性的軍事調動，也不同於新建、合併、改調衛所而帶來的隸屬所所的長期變化。」以上參見彭勇，《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為中心》，頁 14。另外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對專門戍守邊地的「邊操班軍」亦有詳細論述。

67 關於明代各邊鎮的軍額，眾家說法不一，張松梅，〈明初軍額考〉稱「永樂朝甘肅各衛軍額應在七萬名（不包括輪操班軍）以上。」梁淼泰，〈明代“九邊”的軍數〉統計永樂間 96398 員名，正統間戍邏 42800 員名，弘治間 41060 員名。李超，《明代甘肅鎮防務研究》：「自成化年間到嘉靖年間，甘肅鎮的兵員數量一直穩定在 4 萬多一點。」

68 蕭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頁 102。

法，營兵還包括「援兵」，但綜觀此圖，不但未見標兵，營兵中由參將統領的「援兵」一次也沒出現，因此筆者以爲甘肅鎮參將分守各路的防守體制在成化、弘治間很可能還未成熟，有別於劉景純「甘肅鎮以參將分守爲特徵的分路防守體制形成於成化（1465-1487）年間。」的說法。[69]

清晰的驛路系統也是本圖極重要價值之一。從蘭州到嘉峪關，據楊正泰研究，基本上沿著長城，一路往西北前進，這是嘉靖、隆慶以後的路線，可在這之前呢？歷來驛路的變化又如何呢？或許本圖縱橫各方的驛路可提供新的思考方式或研究方向。

綜上，《甘肅地方圖》所能提供的資訊，無論是史料上的，或是地圖學上的，都極具價值。

六、結　　語

明代二百多年國祚之中，北防政策從洪武、永樂間的主動出擊，伴隨著廣建衛所、屯堡的禦敵防邊政策，最後到邊牆的全面建立，爲的都是抵禦來自蒙古的強大壓力，其防邊政策之形成與禦敵措施之實施在在有跡可循，各個時期邊防地圖的再認識，正是探索明代禦敵政策轉變的重要途徑。可惜的是，史載明代邊防圖雖多，但絕大多數早因戰亂等因，消失在歷史洪流中，今日還能見著的，恐怕還是以許論[70]《九邊圖》爲底本，從而繪製的各式邊防地圖佔多數，像《甘肅地方圖》這類年代還比許論《九邊圖》早上三十年的，恐怕少之又少，更何況此圖出自邊區的可能性極高，它的價值，相較於許論等《九邊圖》絕不遜色。

筆者撰本文之前，已專論介紹過故宮收藏的另兩種明代彩繪本甘肅鎮邊防圖（《甘肅鎮戰守圖略》及《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比較三圖，《甘肅地方圖》年代最早，訊息含量也最高，爲饗讀者，早將三圖全部納入故宮「明清輿圖類文獻資料庫」之中，[71] 惟本圖圖幅巨大，註記文字極其細小，較難如前揭兩圖般，從影像就

69 參見劉景純，〈明代陝西四鎮分路防守體制的形成和演變〉，頁 130。又假若如劉氏的研究，此圖成圖年代或許還得上修，即成化以前。

70 許論，字廷議，河南靈寶人，幼從父歷邊境，嘉靖五年（1526）進士，十二年（1533）調任兵部，任職方司主事。

71 有關「明清與圖資料庫」介紹，請參考馮明珠，〈「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清與圖類文獻資料庫」建置經緯〉。黃景彤，〈玄覽坤輿彈指間——院藏明清與圖類文獻資料庫〉，頁 118-125。

可獲知所有圖面訊息，故撰此文，公開明代前期甘肅防禦工事體系，如墩臺、驛路、關隘、屯堡、城池等資料，以補充或修正歷來之於明代邊防研究之缺遺。[72]

72 例如杜祐寧，《從屯堡到邊牆——明代北邊防務研究》之附表三，「土木堡之變以前明代北方邊防城堡分佈狀況」，以及附表四「土木堡之變後北方邊鎮城堡建立狀況」，兩表中之於陝西行都司，即甘肅地區城堡之建置狀況付之闕如。

附 錄*

山丹衛城

一、本衛實有見在操練屯守等項官軍人等，貳千捌百伍拾壹員名（2851），操練官軍人等壹千玖百玖拾捌員名（1998）**，常操奇、正、遊兵，官軍壹千貳百玖拾叁員名（1293），馬捌百貳拾肆匹（824），備冬疎放生理步隊官軍人等柒百伍員名（705），守城并守瞭墩口屯田等項，官軍人等捌百伍拾叁員名（853）。

一、本衛東至永昌衛壹百玖拾里（190），西至甘州城壹百貳拾里（120）。

甘州城

一、陝西行都司所屬甘州左等伍衛，原有操練屯守等項，調到陝西都司屬衛備禦官軍人等貳萬陸千玖百壹拾貳員名（26912），操練官軍人等貳萬貳千伍百伍拾伍員名（22555），常操官軍壹萬貳千柒百肆拾伍員名（12745），馬捌千捌百柒拾肆匹（8874）。

一、本處實有奇、正兵，并遊兵，官軍玖千陸百貳拾陸員名（9626），馬陸千玖百陸拾捌匹（6968），調到陝西都司屬衛，備禦見班官軍叁千壹百壹拾玖員名（3119），【實有】已到【奇正】遊兵官軍貳千陸百伍拾貳員名（2652），馬壹千玖百壹拾陸匹（1916），事故未到等項官軍肆百陸拾柒員名（467），備冬本處并調到陝西都司屬衛，備禦放班回衛官軍玖千捌百壹拾伍員名（9815），守城并守瞭屯田等項官軍人等，肆千叁百伍拾柒員名（4357），東至山丹壹百貳拾里，西至高臺壹百伍拾里。

（涼）州衛

一、本衛原有操練屯守等項，并調到陝西都司屬衛備禦官軍人等，壹萬陸百肆拾參員名（10643），操練官軍人等玖千肆百肆拾柒員名（9447），常操官軍伍千參百貳拾玖員名（5329），馬肆千伍匹（4005）。本處實有奇、正、遊兵官軍貳千貳百壹拾壹員名（2211），馬壹千貳百玖拾伍匹（1295），調到陝西都司屬衛備禦官軍參千壹百壹拾捌員名（3118），實有已到奇、正、遊兵官軍貳千肆百玖

---

* 永昌衛城、莊浪衛城、古浪千戶所前文已錄，不再重錄。

** 以下文內阿拉伯數字為筆者增入，非原圖註文。

拾捌員名（2498），馬貳千柒百壹拾匹（2710），事故未到等項官軍陸百貳拾員名（620），備冬本處并調到陝西都司屬衛備禦官軍人等肆千壹百壹拾捌員名（4118），守城并守瞭屯田等項官軍人等壹千壹百玖拾陸員名（1196）。

一、本衛東至古浪城壹百陸拾里（160），西至永昌城壹百陸拾里（160）。

西寧衛城

一、本衛實有操練屯守等項官軍人等伍千參百參拾捌員名（5338），操練官軍人等肆千伍百柒拾壹員名（4571），常操、見操奇、正兵，並遊兵官軍參千伍百陸拾員名（3560），馬貳千伍百捌拾貳匹（2582），備冬疎放生理步隊官軍人等壹千壹拾壹員名（1011），守城並守察墩隘等項官軍人等柒百陸拾柒員名（767）。

一、本衛東至莊浪衛參百壹拾里（310），西至番族境外。

鎮番衛城

一、本衛原有操練屯守等項，并調□陝西都司屬衛備禦官軍人等肆千□百玖員名（4□09），操練官軍人等叁千肆百壹拾肆員名（3414），常操官軍貳千肆百捌拾叁員名（2483），馬壹千壹百捌拾肆匹（1184）。本處實有奇、正、遊兵官軍壹千伍百捌拾柒員名（1587），馬捌百伍匹（805），調到陝西都司屬衛備禦見班奇、正兵官軍捌百玖拾玖員名（899），實有已到官軍肆百陸拾玖員名（469），馬叁百柒拾玖匹（379），事故未到官軍肆百貳拾柒員名（427），備冬本處并調到陝西都司屬衛備禦放班回衛官軍等玖百叁拾壹員名（931），守城守瞭屯田等項官軍人等陸百伍拾伍員名（655）。

一、本衛南至涼州貳百壹拾里（210），西至永昌東昌寧境外。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明）申時行等撰，《大明會典》，明乾隆間敕修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李東陽等撰，《大明孝宗敬皇帝實錄》，明朱格鈔本配補近鈔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張雨撰，《邊政考》，明嘉靖二十六年鞏明知府李世芳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張萱撰，《內閣藏書目錄》，清虞山錢遵王述古堂抄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湯溥等撰，《大明太宗文皇帝實錄》，明朱格鈔本配補近鈔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不著撰人，《丁酉重刊西鎮志》，明萬曆間刊，清順治十四年遞修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不著撰人，《天下輿圖總摺》，舊抄本，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清）不著撰人，《清內閣舊藏書目》，民國七年京師圖書館抄本，收入北京圖書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第 7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清）不著撰人，《輿地圖一百三十二卷目錄清單》，光緒二十五年抄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許容等監修，《甘肅通志》，清乾隆間四庫全書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楊春茂纂修，《丁酉重刊甘鎮志》，清順治十四年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慶桂等奉敕撰，《國朝宮史續編》，清嘉慶十一年內府朱絲欄寫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謝集成等纂、許協等修，《重修鎮番縣志》，清道光五年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鍾賡起纂修，《甘州府志》，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內閣大庫書檔舊目．內閣大庫書檔舊目補》，民國 22 年，收入北京圖書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第 7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二、近人論著

不著撰人，〈本館善本書目新舊二目異同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8 卷第 1 號，1934 年 1、2 月，頁 89。收入《重印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一號至第六號》，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67，頁 5909-59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內務府輿圖目錄》，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60。

王庸，〈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收入《中國地理圖籍叢考（甲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47，頁 24-91。

王庸，〈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新購輿圖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6 卷第 4 號，1932 年 7、8 月，頁 45-72，收入汪前進編選《中國地圖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第三冊》，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8，頁 1013-1037。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 6827 種中外文古舊地圖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李超，《明代甘肅鎮防務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2007。

杜祐寧，《從屯堡到邊牆——明代北邊防務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汪前進編選，《中國地圖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

徐中舒，〈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收入《明清史料》甲編第 1 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正文前頁 1-14。

馬建華、張力華，《長城》，收入《遙望星宿：甘肅考古文化叢書》，敦煌：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

張升，《明清宮廷藏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張松梅，〈明初軍額考〉，《齊魯學刊》，2006 年第 2 期，總 191 期，頁 47-52。

梁淼泰，〈明代“九邊”的軍數〉，《中國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147-157。

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爲線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彭勇，《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爲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

馮明珠，〈「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清輿圖類文獻資料庫」建置經緯〉，空間新思維——歷史輿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1 月 6-7 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黃景彤，〈玄覽坤輿彈指間——院藏明清輿圖類文獻資料庫〉，《故宮文物月刊》，322 期，2010 年 1 月，頁 118-125。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趙現海，《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

劉景純，〈明代陝西四鎮分路防守體制的形成和演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 卷 2 期，2010 年 3 月，頁 125-132。

盧雪燕，〈一帶山河萬里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彩繪本《甘肅鎮戰守圖略》〉，《故宮學術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2009 年 3 月，頁 71-104。

盧雪燕，〈地理之學，非圖不明——故宮所藏古地圖探微〉，《地圖：中華民國地圖學會會刊》，第 17 期，2007 年 9 月，頁 109-124。

盧雪燕，〈彩繪本《行都司所屬五路總圖》成圖年代及價值考述〉，《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 年第 5 期，總第 145 期，2009 年 10 月，頁 83-103。

蕭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A Study on the Ming colour version of *The Map of Gansu Region*

Lu Sheue-yann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Map of Gansu Region is one of the three Ming dynasty's Gansu Military Region border defence maps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map is drawn in colour on paper with size of 179 cm height and 239 cm width. With its characters of typical government edition of Ming dynasty, it is a precious relic. The map was made between 1480 and 1488 (*i.e*. the sixteenth year of Chenghua reign—first year of Hongzhi reign). Since its provenance is Qing's Grand Secretariat and has Ming government edition style, perhaps it was submitted from some border officials to the Ministry of War. The main function includes description of defence configure, fortress, mail roads and official notes on the map might be primary source that could help us to clarify related recordings.

Keywords: Gansu Military Region, Shaanxi Itinerant High Commandery, border defence map

圖1a　甘肅全省道里總圖　平圖021447

圖1b　甘肅全省道里總圖　平圖021448

圖2　甘肅地方圖　簽條

圖3　甘肅地方圖　文物號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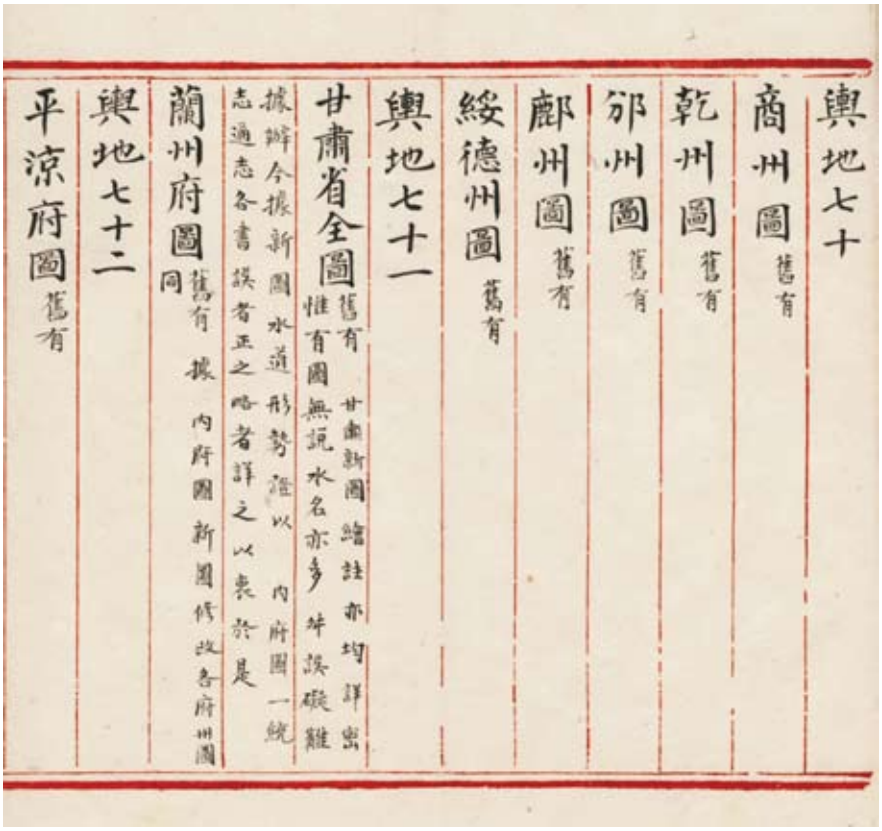

圖4　輿地圖一百三十二卷目錄清單

圖5　甘肅地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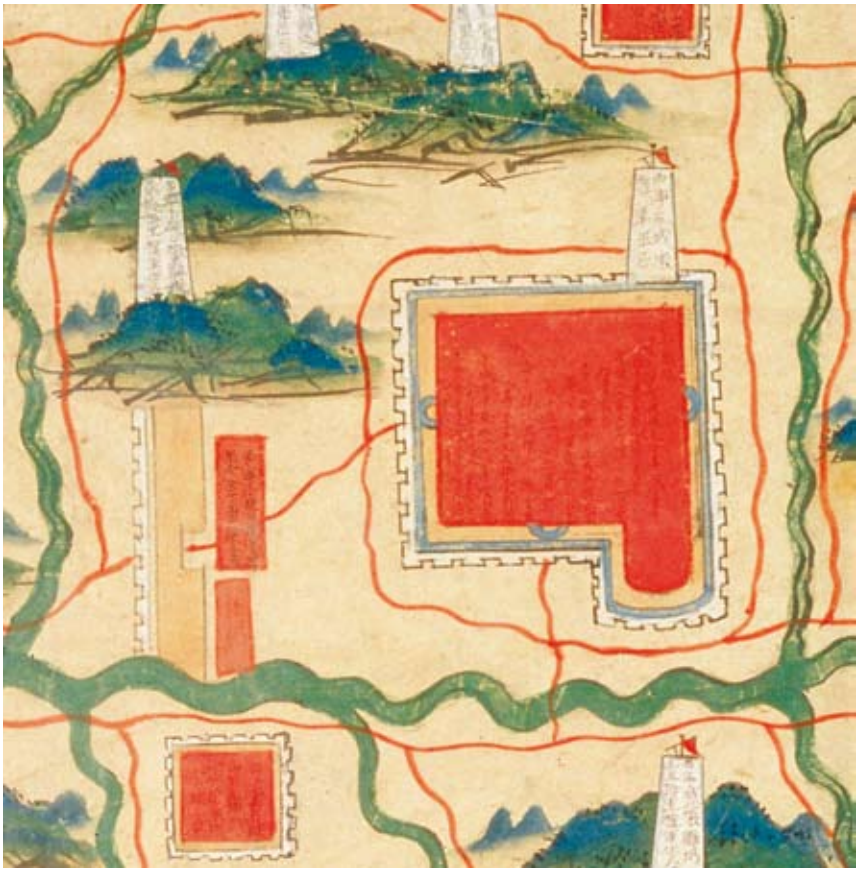

圖6　甘肅地方圖　西寧衛東之邊牆局部

圖7　永昌寧遠堡南之邊牆局部

圖8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　西寧衛南邊牆局部

圖9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　永昌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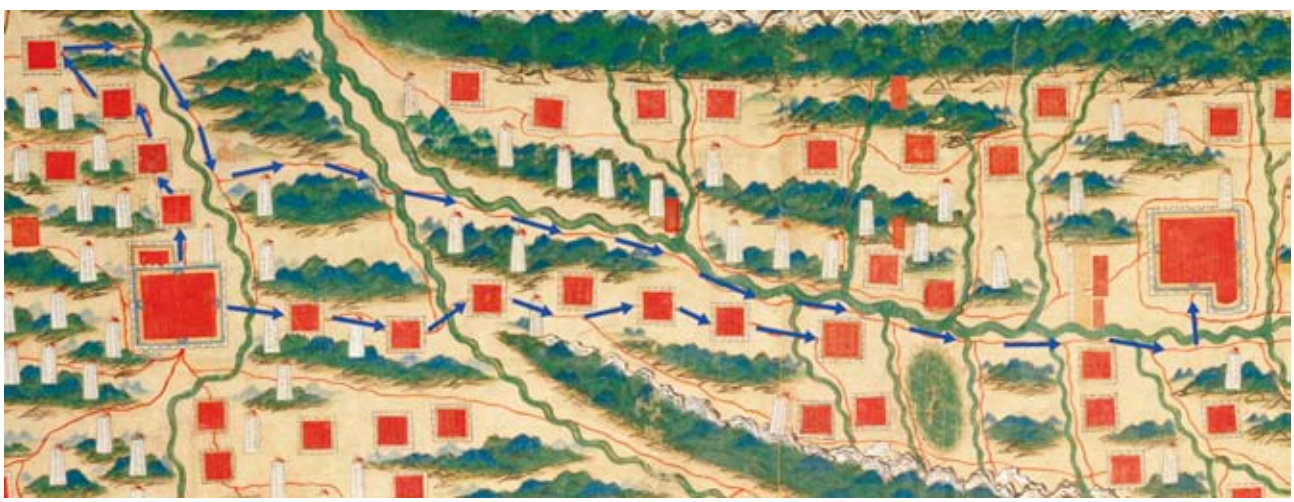

圖10　甘肅地方圖　莊浪衛到西寧衛之路線

圖11　甘肅鎮戰守圖略　莊浪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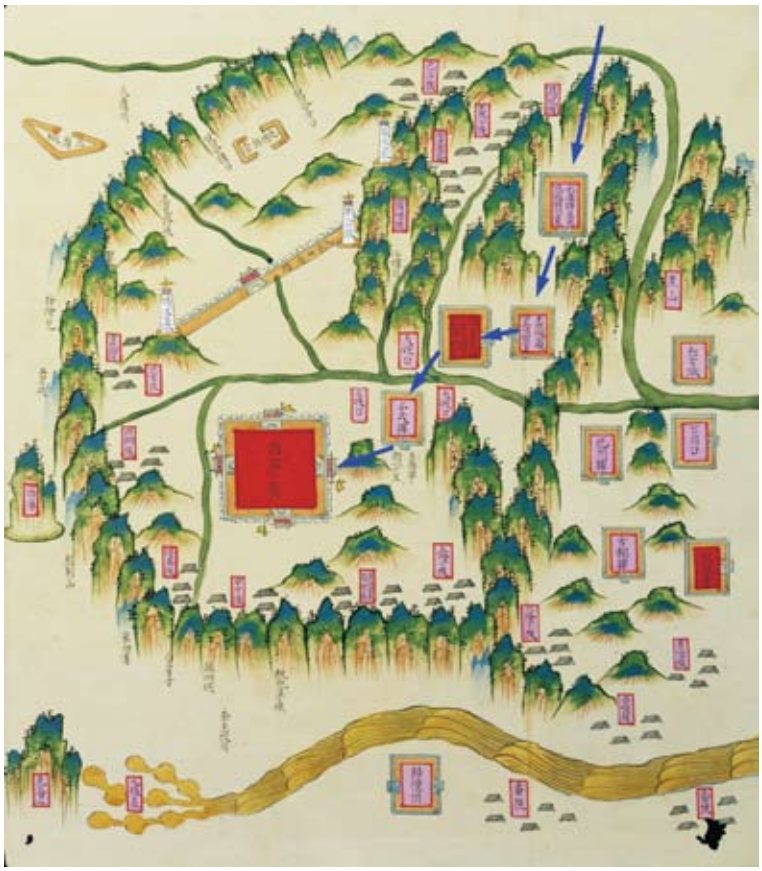

圖12　甘肅鎮戰守圖略　西寧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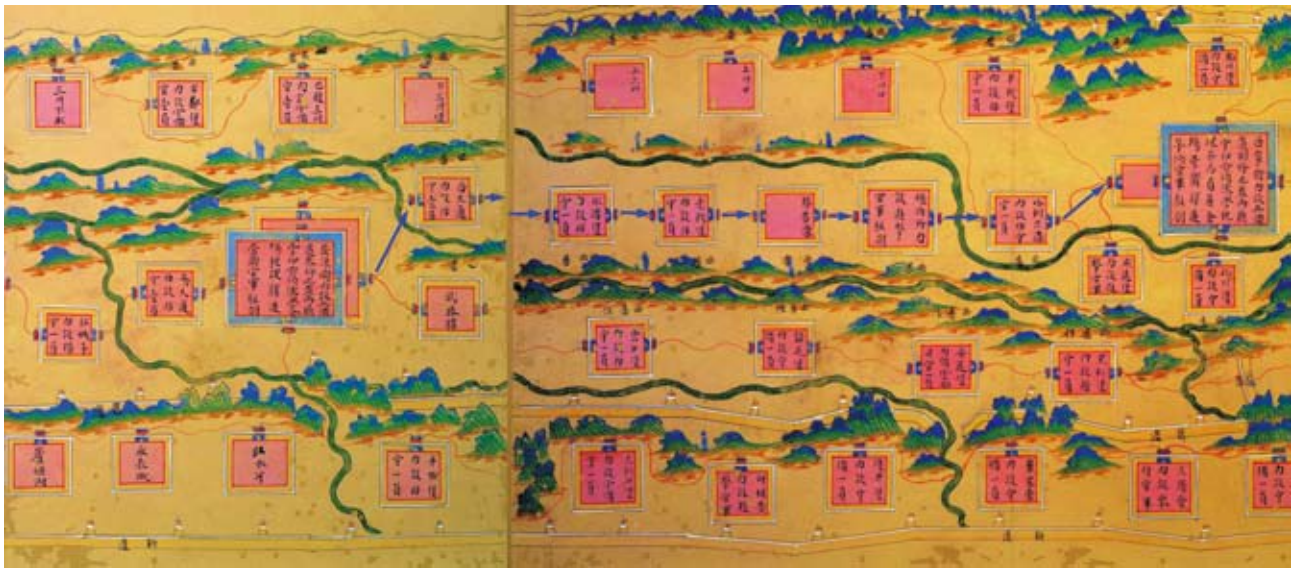

圖13　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　莊浪衛到西寧衛之路線

圖14　甘肅地方圖　永昌衛城局部